

紅樓

夢

六

第一回
第六回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46
8





紅樓夢卷三十一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雙星

話說襲人見了自己吐的鮮血在地也就冷了半截想着
 往日常聽人言少年吐血年月不保縱然命長終是廢人
 了想起此言不覺將素日想着後來爭榮誇耀之心盡皆
 灰了眼中不覺的滴下淚來寶玉見他哭了也不覺心酸
 起來因問道你心裡覺得怎麼樣襲人勉強笑道好好的
 覺怎麼呢寶玉的意思即刻便要叫人燙黃酒要山羊血
 嗽喇丸來襲人扯住他的手笑道你這一鬧不打緊鬧起

紅樓夢

第三十一回

文庫 11
 D 246
 8



010190560606

多少人來倒抱怨我輕狂分明人不知道倒鬧得人知道了你也不好我也不好正經你明日打發小子問問王太醫去弄點子藥吃吃就好了人不知鬼不覺的可不好寶玉聽了有理也只得罷了向案上斟了茶來給襲人漱了口襲人知寶玉心內也不安穩的待要不叫他伏侍他又必不依二則定要驚動別人不如由他去罷因此倚在榻上由寶玉去伏侍一交五更寶玉顧不得梳洗忙穿衣出來將王濟仁叫來親自確問王濟仁問其原故不過是傷損便說了個丸藥的名字怎麼服怎麼敷寶玉記了回園來依方調治不在話下這日正是端陽佳節蒲艾簪門虎

符繫背午間王夫人治了酒席請薛家母女等賞午寶玉見寶釵淡淡的也不和他說話自知是昨日的原故王夫人見寶玉沒精打彩也只當是昨日金釧兒之事他沒好意思的越發不理他林黛玉見寶玉懶懶的只當是他因爲得罪了寶釵的原故心中不自在形容也就懶懶的鳳姐昨日晚間王夫人就告訴了他寶玉金釧的事知道王夫人不自在自已如何敢說笑也就隨着王夫人的氣色行事更覺淡淡的迎春姐妹見衆人無意思也都無意思了因此大家坐了一坐就散了林黛玉天性喜散不喜聚他想着也有一個道理他說人有聚就有散聚時歡喜到

散時豈不清冷既清冷則生感傷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比如那花開時令人愛慕謝時則增惆悵所以倒是不開的好故此人以為歡喜時他反以為悲那寶玉的情性只願常聚生怕一時散了那花只願常開生怕一時謝了只到筵散花謝雖有萬種悲傷也就無可如何了因此今日之筵大家無興散了林黛玉倒不覺得倒是寶玉心中悶悶不樂回至自己房中長吁短歎偏生晴雯上來換衣服不防又把扇子失了手跌在地下將骨子跌折寶玉因嘆道蠢才蠢才將來怎麼樣明日你自己當家立業難道也是這麼顧前不顧後的晴雯冷笑道二爺近來氣大的

狠行動就給臉子瞧前日連襲人都打了今日又來尋我們的不是要踢要打凭爺去就是跌了扇子也是平常的事先時連那麼樣的玻璃缸瑪瑙碗不知弄壞了多少也沒見個大氣兒這會一把扇子就這麼着急了何苦來嫌我們就打發了我們再挑好的使好離好散的倒不好寶玉聽了這些話氣的渾身亂戰因此說道你不用忙將來有散的日子襲人在那邊早已聽見忙趕過來向寶玉道好好的又怎麼了可是我說的一時我不到就有事故兒晴雯聽了冷笑道姐姐既會說就該早來也省了爺生氣自古以來就是你一個人伏侍爺的我們原沒伏侍過因

爲你伏侍的好，昨日纔挨窩心腳，我們不會伏侍的，明日還不知是個什麼罪呢。襲人聽了這話，又是惱，又是愧，待要說幾句話，又是寶玉已經氣的黃了臉，少不得自己忍了性子，推晴雯道：「好妹妹，你出去逛逛，原是我們的，不是晴雯聽了，他說我們二字，自然是他和寶玉了，不覺又添了醋意，冷笑幾聲道：「我倒不知道你們是誰，別叫我替你們害臊了，便是你們鬼鬼祟祟幹的那事，也瞞不過我去。那裡就稱起我們來了？那明公正道，連個姑娘還沒掙上去呢，也不過和我似的那裡就稱上我們了？襲人羞的臉紫漲起來，想一想，原是自己把話說錯了。寶玉一面說道：

你們氣不忿，我明日偏抬舉他，襲人忙拉了寶玉的手道：「他是一個糊塗人，你和他分証什麼？况且你素日又是有的擔待的，比這大的過去了多少？今日是怎麼了？晴雯冷笑道：「我原是糊塗人，那裡配和我說話？我不過奴才罷咧。襲人聽說道：「姑娘到底是和我拌嘴，是和二爺拌嘴呢？要是心裡惱我，你只和我說，不犯着當着二爺吵。要是惱二爺，不該這麼吵的。萬人知道，我纔也不過爲了事進來勸開了。大家保重。姑娘到尋上我的晦氣，又不像是惱我，又不像是惱二爺，夾鎗帶棒，終久是個什麼主意？我就不說讓，你說去說着，便往外走。寶玉向晴雯道：「你也不用生氣，我

也猜着你的心事了我回太太去你也大了打發你出去
可好不好晴雯聽了這話不覺又傷起心來含淚說道我
爲什麼出去要嫌我變着法兒打發我去也不能毅的寶
玉道我何曾經這樣吵鬧一定是你要出去了不如回太
太太打發你去罷說着站起來就要走襲人忙回身攔住笑
道往那裡去寶玉道回太太去襲人笑道好沒意思認真
的去回你也不怕臊了他便是他認真要去也等把這氣
下去了等無事中說話兒回了太太也不遲這會子急急
的當一件正經事去回豈不叫太太犯疑寶玉道太太必
不犯疑我只明說是他鬧着要去的晴雯哭道我多早晚

鬧着要去了饒生了氣還拿話壓派我只管去回我一頭
碰死了也不出這門兒寶玉道這又奇了你又不去你又
鬧些什麼我經不起這吵不如去了倒干淨說着一定要
去回襲人見攔不住只得跪下了碧痕秋紋麝月等衆丫
鬟見吵鬧得利害都鴉雀無聞的在外頭聽消息這會子
聽見襲人跪下央求便一齊進來都跪下了寶玉忙把襲
人拉起來嘆了一聲在床上坐下叫衆人起去向襲人道
叫我怎麼樣纔好這個心使碎了也沒人知道說着不覺
滴下淚來襲人見寶玉流下泪來自己也就哭了晴雯在
傍哭着方欲說話只見林黛玉進來便出去了林黛玉笑

道大節下怎麼好好的哭起來難道是爲爭粽子爭惱了不成寶玉和襲人嗤的一笑林黛玉道二哥哥不告訴我我不問你也知道了。一面說一面拍着襲人的肩笑道好嫂子你告訴我必定是你們兩個呷了嘴告訴妹妹替你們和勸和勸襲人推他道林姑娘你鬧什麼我們一個丫頭姑娘只是混說黛玉笑道你說你是丫頭我只拿你當嫂子待寶玉道你何苦來替他招罵名兒饒這麼着還有人說閒話還攔得住你來說這話襲人笑道林姑娘你不知道我的心事除非一口氣不來死了倒也罷了林黛玉笑道你死了別人不知怎樣兒我就先哭死了寶玉笑

道你死了我做和尚去襲人笑道你老實些罷何苦還說這些話林黛玉將兩個指頭一伸抵嘴笑道做了兩個和尚了我從今已後都記着你做和尚的遭數兒寶玉聽了知道是他點前日的話自己一笑也就罷了一時黛玉去了就有人來說薛大爺請寶玉只得去了原來是吃酒不能推辭只得盡席而散晚間回來已帶了幾分酒踉蹌來至自己院內只見院中早把乘涼的枕榻設下榻上有個人睡着寶玉只當是襲人一面在榻沿上坐下一面推他問道疼的好些了只見那人翻身起來說何苦來又招我寶玉一看原來不是襲人卻是晴雯寶玉將他一拉拉在

身傍坐下笑道你的性子越發慣嬌了早起就是跌了扇子我不過說了那兩句你就說上那些話你說我也罷了襲人好意來勸你又括拉上他你自己想想該不該晴雯道怪熱的拉拉扯扯做什麼叫人來看見像什麼我這身子也不配坐在這裡寶玉笑道你既知道不配爲什麼睡着呢晴雯沒的說噙的又笑了說道你不來使得你來了就不配了起來讓我洗澡去襲人麝月都洗了澡我叫了他們來寶玉笑道我纔又吃了好些酒還得洗一洗你既沒有洗拿了水來僭們兩個洗晴雯搖手笑道罷罷我不敢惹爺還記得碧痕打發你洗澡足有兩三個時辰也不

知道做什麼呢我們也不好進去的後來洗完了進去瞧瞧地下的水淹着床腿連蓆子上都汪着水也不知是怎麼洗的笑了幾天我也沒工夫收拾水也不用同我洗去今日也涼快那會子洗了這會子可以不用我到盥一盆水來你洗洗臉通通頭纔鴛鴦送了好些菓子來都湃在那水晶缸裡呢叫他們打發你吃去寶玉笑道既這麼你也不許洗去只洗洗手拿菓子來吃罷晴雯笑道我慌張的狠連扇子還跌折了那裡還配打發吃菓子倘或再打破盤子還更了不得寶玉便笑道你愛打就打這些東西原不過是供人所用你愛這樣我愛那樣各自性情不同

比如那扇子原是搨的，你要搨着頑，也可以使得，只是不可生氣時拿他出氣，就如盃盤原是盛東西的，你喜歡聽那一聲响，就故意砸了，也可以使得，只別在生氣時拿他出氣，這就是愛物了。晴雯聽了，笑道：「既這麼說，你就拿了扇子來，我撕。我最喜歡撕的。」寶玉聽了，便笑着遞與他。晴雯果然接過來，嗤的一聲，撕了兩半，接着又聽嗤嗤幾聲。寶玉在傍笑着說：「响的好，再撕响些。」正說着，只見麝月走過來，笑道：「少作些孽罷。」寶玉趕上來，一把將他手裡扇子也奪了，遞與晴雯。晴雯接了，也就撕作兩半了。二人都大笑。麝月道：「這是怎麼說？拿我的東西，開心兒。」寶玉道：「打開

扇子匣子，你揀了去，是什麼好東西。」麝月道：「既這麼說，就把扇子搬出來，讓他儘力撕，豈不好？」寶玉笑道：「你就搬去。」麝月道：「我可不造這樣孽，他沒撕折了手，叫他自己搬去。」晴雯笑着，便倚在床上，說道：「我也乏了，明日再撕罷。」寶玉笑道：「古人云：千金難買一笑。幾把扇子能值幾何？」一面說着，一面叫襲人、襲人纔換了衣服，走進來，小了頭，佳蕙過來，拾了破扇，大家乘涼，不消細說。至次日午間，王夫人薛寶釵、林黛玉、衆姐妹正在賈母房內坐着，就有人回：「史大姑娘來了。」一時果見史湘雲帶領衆多了，鬢媳婦走進院來，寶釵、黛玉等忙迎至階下相見。青年姊妹間，經月不見。

一旦相逢其親密自不消說得一時進入房中請安問好都見過了賈母因說天熱把外頭的衣服脫脫罷史湘雲忙起身寬衣王夫人因而笑道也沒見穿上這些做什麼史湘雲說道都是二嬸娘叫穿的誰愿意穿這些寶釵在傍笑道姨媽不知道他穿衣裳還更愛穿那別人的衣裳可記得舊年三四月裡住着把寶兄弟的袍子穿上靴子也穿上額子也勒上猛一瞧倒像是寶兄弟就是多兩個耳墜子他站在那椅子背後哄的老太太只是叫寶玉你過來仔細那上頭掛的燈穗子招下灰來迷了眼他只是笑也不過去後來大家忍不住笑了老太太纔笑了說扮

作男人好看了林黛玉道這算什麼惟有前年正月裡接了他來住了沒兩日下起雪來老太太和舅母那日想是纔拜了影回來老太太的一個新新的大紅猩猩毡斗蓬放在那裡誰知眼不見他就披了又大又長他就拿兩個汗巾子攔腰繫着和丫頭們在後院子撲雪人兒去一跤栽倒溝跟前弄了一身泥說着大家都想着前情笑了一場寶釵笑問那周奶媽道周媽你們姑娘還那麼淘氣不淘氣了周奶媽也笑了迎春笑道淘氣也罷了我就嫌他愛說話也沒見睡在那裡還是咕咕呱呱的笑一陣說一陣也不知是那裡來的那些謊話王夫人道只怕如今好

了前日有人家來相看眼見有婆婆家了還是那麼着買
母因問今日還是住着還是家去呢周奶媽笑道老太太
沒有看見衣服都帶了來了可不住兩天湘雲問道寶玉
哥哥不在家麼寶釵笑道他再不想着別人只想寶兄弟
兩個人好頑的這可見還沒改了淘氣賈母道如今你們
大了別提小名兒了剛說着只見寶玉來了笑道雲妹妹
來了怎麼前日打發人接你去不來王夫人道這裡老太
太纔說這一個他又來提名道姓的了林黛玉道你哥哥
有好東西等着你呢湘雲道什麼好東西寶玉笑道你信
他幾日不見越發高了湘雲道襲人姐姐好麼寶玉道好

多謝你想着湘雲道我給他帶了好東西來了說着拿出
手帕子來挽着一個挖塔寶玉道什麼好的你倒不如把
前日送來的那種絳紋石的戒指兒帶兩個給他湘雲笑
道這是什麼說着便打開眾人看時果然是上次送來的
那絳紋戒指一包四個林黛玉笑道你們瞧瞧他這個人
前日一般的打發人給我們送來你就把他的也帶了來
豈不省事今日巴巴的自己帶了來我當又是什麼新奇
東西原來還是他真真你是個糊塗人史湘雲笑道你纔
糊塗呢我把這理說出來大家評一評看誰糊塗給你們
送東西就是使來的人不用說話拿進來一看自然就知

是送姑娘們的了。若帶他們的這東西，須得我告訴來人。這是那一個丫頭的那一個丫頭的那一個丫頭的那一個丫頭的人明白還好，再糊塗些丫頭的名字，他也記不得。混鬧胡說的，反連你們的東西都攪糊塗了。若是打發個女人來，還罷了。偏前日又打發小子來，可怎麼說了頭們的名字呢？還是我來給他們帶來，豈不清白？說着把四個戒指放下，說道：襲人、姐姐一個、鴛鴦、姐姐一個、金釧兒、姐姐一個、平兒、姐姐一個。這倒是四個人的。難道小子們也記得這麼清白？衆人聽了都笑道：果然明白。寶玉笑道：還是這麼會說話，不讓人。林黛玉聽了，冷笑道：他不會說話，就配帶金釧。

麟了一面說着便起身走了。幸而諸人都不會聽見，只有薛寶釵抿嘴一笑。寶玉聽見了，倒自己後悔，又說錯了話，忽見寶釵一笑，由不得也一笑。寶釵見寶玉笑了，忙起身走開，找了黛玉說笑去了。賈母因向湘雲道：吃了茶歇一歇，瞧瞧你嫂子們去園裡也涼快。同你姐姐們去逛逛。湘雲答應了，因將三個戒指包上，歇了一歇，便起身要瞧鳳姐等去。衆奶娘丫頭跟着到了鳳姐那裡，說笑了一回，出來便往大觀園來，見過了李宮裁，少坐片時，便往怡紅院來。找襲人，因回頭說道：你們不必跟着，只管瞧你們的朋友親戚去，留下翠縷伏侍就是了。衆人聽了，自去尋姑覓

嫂單剩下湘雲翠縷兩個翠縷道這荷花怎麼還不開史湘雲道時候還沒到呢翠縷道這也和偕們家池子裡的一樣是樓子花湘雲道他們這個還不如偕們的翠縷道他們那邊有顆石榴接連四五枝真是樓子上起樓子這也難爲他長史湘雲道花草也是同人一樣氣脈充足長的就好翠縷把臉一扭說道我不信這話若說同人一樣我怎麼不見頭上又長出一個頭來的人湘雲聽了由不得一笑說道我說你不用說話你偏好說這叫人怎麼好答言天地間都賦陰陽二氣所生或正或邪或奇或怪千變萬化都是陰陽順逆就是一生出來人人罕見的究竟

道理還是一樣翠縷道這麼說起來從古至今開天闢地都是些陰陽了湘雲笑道糊塗東西越說越放屁什麼都是些陰陽況且陰陽兩個字還只是一個字陽盡了就成了陰陰盡了就成了陽不是陰盡了又有一個陽生出來陽盡了又有個陰生出來翠縷道這就糊塗死了我什麼是個陰陽沒影沒形的我只問姑娘這陰陽是怎麼個樣兒湘雲道這陰陽不過是個氣罷了器物賦了纔成形質譬如天是陽地就是陰水是陰火就是陽日是陽月就是陰翠縷聽了笑道是了是了我今日可明白了怪道人都管着日頭叫太陽呢弄命的管着月亮叫什麼太陰星就是這

紅樓夢
個理了湘雲笑道阿彌陀佛剛剛明白了翠縷道這些東西有陰陽也罷了難道那些蚊子蛇蠅蟻虫兒花兒草兒瓦片兒磚頭兒也有陰陽不成湘雲道怎麼沒有呢比如那一個樹葉兒還分陰陽呢那邊向上朝陽的就是陽這邊背陰覆下的就是陰翠縷聽了點頭笑道原來這樣我可明白了只是借們這手裡的扇子怎麼是陽怎麼是陰呢湘雲道這邊正面就是陽那邊反面就為陰翠縷又點頭笑了還要拿幾件東西要問因想不起什麼來猛低頭看見湘雲身上佩的金麒麟便提起來笑道姑娘這個難道也有陰陽湘雲道走獸飛禽雄為陽雌為陰此為陰牡

為陽怎麼沒有呢翠縷道這是公的還是母的呢湘雲啐道什麼公的母的又胡說了翠縷道這也罷了怎麼東西都有陰陽借們人倒沒有陰陽呢湘雲沉了臉說道下流東西好生走罷越問越說出好的來了翠縷道這有什麼不告訴我的呢我也知道了不用難我湘雲撲哧的笑道你知道什麼翠縷道姑娘是陽我就是陰湘雲拿手帕子掩着嘴笑起來翠縷道說的是了就笑的這麼樣兒湘雲道狠是狠是翠縷道人家說主子為陽奴才為陰我連這個大道理也不懂得湘雲笑道狠懂得正說着只見薔薇架下金晃晃的一件東西湘雲指着問道你看那是什麼

翠縷聽了忙趕去拾起來看着笑道可分出陰陽來了說
着先拿史湘雲的麒麟瞧史湘雲要他揀的瞧翠縷只管
不放手笑道是件寶貝姑娘瞧不得這是從那裡來的好
奇怪我從來在這裡沒見人有這個湘雲道拿來我瞧瞧
翠縷將手一撒笑道姑娘請看湘雲舉目一驗卻是文彩
輝煌的一個金麒麟比自己佩的又大又有文彩湘雲伸
手擎在掌上只是默默不語正自出神忽見寶玉從那邊
來了笑道你們兩個在這日頭底下做什麼呢怎麼不找
襲人去呢史湘雲連忙將那麒麟藏起來道正要去呢借
們一處走罷說着大家進入怡紅院來襲人正在階下俯

檻迎風忽見湘雲來了連忙迎下來攜手笑說一回別情
一面進來歸坐寶玉因問道你該早來我得了一件好東
西專等你呢說着一面在身上掏了半天嚶呀了一聲便
問襲人那個東西你收進來了麼襲人道什麼東西寶玉
道前日得的麒麟襲人道你天天帶在身上的怎麼問我
寶玉聽了將手一拍說道這可丟了往那裡找去就要起
身自己尋去史湘雲聽了方知是他遺落的便笑問道你
幾時又有個麒麟了寶玉道前日好不容易得的呢不知多
早晚丟了我也糊塗了史湘雲笑道幸而是頑的東西還
是這麼慌張說着將手一撒笑道你瞧瞧是這個不是寶

玉一見由不得歡喜非常要知歡喜的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評曰

晴雯奚落襲人反襯後來晴雯被攆襲人送衣錢等事

寶玉要打發晴雯出去亦是反跌後文

寶玉襲人哭黛玉走來冲散黛玉去後薛蟠請酒醉歸隨起隨落緊湊超脫

寶玉又說做和尚回顧前文黛玉笑記遭教哭化爲笑靈活非常

借晴雯口中補寫寶玉與碧痕洗澡借寶玉黛玉口中補寫湘雲假扮寶玉及撲雪人兒情事覺有善戲美女跳躍紙上

寫湘雲分送襲人等戒指必須親自帶來甚有情理但金釧此時應已逐出不知此戒指着落于何處

黛玉說湘雲配帶金麒麟引起後文湘雲拾得金麒麟

湘雲說陰陽二字頗有意味且暗藏消長之理末後以翠縷主僕分陰陽截住上文不致說破男女尤爲得體

薔薇架下金麒麟必是寶玉遇雨時遺失可想見昨日淋雨倉皇走來悞踢襲人一夜心慌意亂不暇檢尋光景是暗暗補寫法

翠縷拾得麒麟笑說分出陰陽來了先拏湘雲的麒麟瞧不說明誰陰誰陽含蓄得妙

湘雲說無數人物陰陽俱是實只有翠縷拾起金麒麟笑說分出陰陽句是主

紅樓夢卷三十一回終

紅樓夢卷三十一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訴肺腑心迷活寶玉

含恥辱情烈死金釧

話說寶玉見了麒麟心中甚是歡喜便伸手來拿笑道虧你揀着了你是何時拾的史湘雲笑道幸而是這個明日倘或把印也丟了難道也就罷了不成寶玉笑道倒是丟了印平常若丟了這個我就該死了襲人斟了茶來與史湘雲吃一面笑道大姑娘我聽前日你大喜呀史湘雲紅了臉吃茶一聲也不答應襲人笑道這會子又害臊了你可記得十年前借們在西邊暖閣上住着晚上你同我說

紅樓夢
的話兒那會子不害臊這會子怎麼又臊了史湘雲笑道
你還說呢那會子偕們那麼好後來我們太太沒了我
家去住了一程子怎麼就把你派了跟二哥哥我來了你就
不像先待我了襲人笑道你還說呢先姐姐長姐姐短
着我替你梳頭洗臉做這個弄那個如今大了就拿出小
姐的欸兒來你既拿小姐的欸我怎麼敢親近呢史湘雲
道阿彌陀佛冤枉冤哉我要這樣就立刻死了你瞧瞧這
麼大熱天我來了必定趕來先瞧瞧你不信你問縷兒我
在家時時刻刻那一回不念你幾聲話猶未了襲人和寶
玉都勸道說頑話兒你又認真了還是這麼性急史湘雲

道你不說你的話咽人倒說人性急一面說一面打開手
帕子將戒指遞與襲人襲人感謝不盡因笑道你前日送
你姐姐們的我已得了今日你親自又送了來可見是沒
忘了我只這個就試出你來了戒指兒能值多少可見你
的心真史湘雲道是誰給你的襲人道是寶姑娘給我的
湘雲嘆道我只當林姐姐送你的原來是寶姐姐給了你
我天天在家裡想着這些姐姐們再沒一個比寶姐姐好
的可惜我們不是一個娘養的我但凡有這麼個親姐姐
就是沒了父母也沒妨礙的說着眼圈兒就紅了寶玉道
罷罷罷不用提起這話了史湘雲道提這話便怎麼我知

道你的心病恐怕你的林妹妹聽見又嗔我讚了寶姐姐了可是爲這個不是襲人在傍嗤的一笑說道雲姑娘你如今大了越發心直口快了寶玉笑道我說你們這幾個入難說話果然不錯史湘雲笑道好哥哥你不必說話叫我惡心只會在我跟前說話見了你林妹妹又不知怎麼好了襲人道且別說頑話止有一件事要求你呢史湘雲便問什麼事襲人道有一雙鞋搥了墊心子我這兩日身上不好不得做你可有工夫替我做做史湘雲道這又奇了你家放着這些的巧人不算還有什麼針線上的裁剪上的怎麼叫我做起來你的活計叫人做誰好意思不做

呢襲人笑道你又糊塗了你難道不知道我們這屋裡的針線是不要那些針線上的人做的史湘雲聽了便知是寶玉的鞋因笑道既這麼說我就替你做做罷只是一件你的我纔做別人的我可不能襲人笑道又來了我是個什麼兒就敢煩你做鞋子實告訴你可不是我的你別管是誰的橫豎我領情就是了史湘雲道論理你的東西也不知煩我做了多少今日我倒不做的原故你必定也知道襲人道到也不知道史湘雲冷笑道前日我聽見把我做的扇套兒拿着和人家比賭氣又較了我早就聽見了你還瞞我這會子又叫我做到成了你們奴才了寶玉

他笑道前日的那事本不知是你做的襲人也笑道他本不知是你做的是我哄他的話說是新近外頭有個會做活的札的絕出奇的花兒我叫他們拿了一個扇套兒試試看好不好他就信了拿出去給這個瞧那個看的不知怎麼又惹惱了那一位較了兩段回來他還叫趕着做去我纔說了是你做的他後悔的什麼似的史湘雲道這越發奇了林姑娘也犯不上生氣他既會剪就叫他做襲人道他可不做呢饒這麼着老太太還怕他勞碌着了大夫又說好生靜養纔好誰還肯煩他做呢舊年好一年的工夫做了個香袋兒今半年來還沒見拿針線呢正說着有

人來回說興隆街的大爺來了老爺叫二爺出去會寶玉聽了便知賈雨村來了心中好不自在襲人忙去拿衣服寶玉一面登着靴子一面抱怨道有老爺和他坐着就罷了回回定要見我史湘雲一邊指着扇子笑道自然你能會賓接客老爺纔叫你出去呢寶玉道那裡是老爺都是他自己要請我見的湘雲笑道主雅客來勤自然你有些警動他的好處他纔要會你寶玉道我也不稱雅我乃俗中又俗的一個俗人並不愿同這些人往來湘雲笑道還是這個情性改不了如今大了你就不愿讀書去考舉人進士的也該常會會這些爲官作宰的談談講講那些仕

途經濟的學問也好將來應酬庶務日後也有個朋友沒見你成年家只在我們隊裡攬些什麼寶玉聽了道姑娘請別的姐妹屋裡坐坐我這裡仔細腌臢了你知經濟學問的人襲人道姑娘快別說這話上回也是寶姑娘也說過一回他也不管人臉上過得去過不去他就咳了一聲拿起腳來走了這裡寶姑娘的話也沒說完見他走了登時羞得滿臉通紅說又不是不說又不是幸而是寶姑娘那要是林姑娘不知又鬧得怎麼樣哭得怎麼樣呢提起這些話來寶姑娘叫人敬重自己過了一會子去了我倒過不去只當他惱了誰知過後還是照舊一樣真真是有

涵養心地寬大的誰知這一個反倒同他生分了那林姑娘見他賭氣不理他後來不知賠多少不是呢寶玉道林姑娘從來說過這些混帳話不會若他也說過這些混帳話我早和他生分了襲人和湘雲都點頭笑道這原是混帳話原來林黛玉知道史湘雲在這裡寶玉一定又趕來說麒麟的原故因心下忖度着近日寶玉弄來的外傳野史多半才子佳人都因小巧玩物上撮合或有鴛鴦或有鳳凰或玉環金佩或鮫帕鸞絳皆由小物而遂終身之願今忽見寶玉亦有麒麟便恐借此生隙同史湘雲也做出那些風流佳事來因而悄悄走來見機行事以察二人之

意不想剛走來正聽見史湘雲說經濟一事寶玉又說林妹妹不說這樣混帳話若說這話我也同他生分了林黛玉聽了這話不覺又驚又喜又悲又嘆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錯素日認他是個知己果然是個知己所驚者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稱揚于我其親熱厚密竟不避嫌疑所嘆者你既爲我知己自然我亦可爲你知己既你我是爲知己則又何必有金玉之論既有金玉之論也該你我有之而又何必來一寶釵呢所悲者父母早逝雖有銘心刻骨之言無人爲我主張况近日每覺神思恍惚病已漸成醫者更云氣弱血虧恐致勞怯之症我雖爲知己但恐不

能久待你縱爲我知己奈我薄命何想到此間不禁滾下淚來待進去相見自覺無味便一面拭泪一面抽身回去了這裡寶玉忪忪的穿了衣裳出來忽見林黛玉在前面慢慢的走若似有拭泪之狀便忙趕上來笑道妹妹往那裡去怎麼又哭了又是誰得罪了你林黛玉回頭見是寶玉便勉強笑道好好的我何曾哭了寶玉笑道你瞧瞧眼睛上的泪珠兒未乾還撒謊呢一面說一面禁不住抬起手來替他拭泪林黛玉忪忪向後退了幾步說道你又要死了做什麼這般動手動脚的寶玉笑道說話忘了情不覺的就動了手也就顧不得死活林黛玉道死了到不值什

麼只是丟下了什麼金又是什麼麒麟可怎麼好呢一句話又把寶玉說急了趕上來問道你還說這話倒底是咒我還是我氣我呢林黛玉見問方想起前日的事來遂自悔自己又說造次了忙笑道你別着急我原說錯了這有什麼筋都疊暴起來急得一臉汗一面說一面禁不住前伸手指替他拭面上的汗寶玉瞅了半天方說道你放心林黛玉聽了怔了半天說道我有什麼不放心我不明白這話你道說說怎麼放心不放心寶玉嘆了一口氣問道你果然不明白這話難道我素日在你身上的心都用錯了連你的意思都體貼不着就難怪你天天爲我生氣了林

黛玉道果然我不明白放心的話寶玉點頭嘆道好妹妹你別哄我果然不明白這話不但我素日之意白用了且連你素日待我之意也都辜負了你皆因多是不放心的原故纔弄了一身的病但凡寬慰些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林黛玉聽了這話如轟雷掣電細細思之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來的還覺懇切竟有萬句言語滿心要說只是半個字也不能吐卻怔怔的望着他此時寶玉心中有萬句言詞不知一時從那一句說起卻也怔怔的望着黛玉兩個人怔了半天林黛玉只咳了一聲兩眼不覺滾下淚來回身便要走寶玉忙上前拉住道好妹妹

且畧站住我說一句話再走林黛玉一面拭泪一面將手推開說道有什麼可說的你的話我都知道了一口裡說著卻頭也不回竟去了寶玉望着只管發起怔來原來方纔出來慌忙不會帶得扇子襲人怕他熱忙拿了扇子趕來送與他忽抬頭見了林黛玉和他站着一時黛玉走了他還站着不動因而趕上來說道你也不帶了扇子去虧我看見了趕着送來寶玉出了神見襲人和他說話並未看出是何人來便一把拉住說道好妹妹我的這心事從來也不敢說今日我大胆說出來死也甘心我爲你也弄了一身的病在這裡又不敢告訴人只好捱着等你的病好

了只怕我的病纔得好呢睡裡夢裡也忘不了你襲人聽了嚇得驚疑不止只叫神天菩薩坑死我了便推他道這是那裡的話敢是中了邪還不快去寶玉一時醒過來方知是襲人送扇寶玉羞得滿臉紫漲奪了扇子便抽身的跑了這裡襲人見他去了自思方纔之言一定是因林黛玉而起如此看來將來難免不才之事令人可驚可畏想到此間不覺的怔怔的滴下淚來心下暗度如何處治方免此醜禍正裁疑間忽有寶釵從那裡走來笑道大毒日頭地下出什麼神呢襲人見問忙笑道那兩個雀兒打架倒也好頑我就看住了寶釵道寶兄弟這會子穿了衣服

紅樓夢
忙忙的那去了我纔看見走過去倒要叫住問他呢他如今說話越發沒了經緯我故此沒叫他由他過去罷襲人道老爺叫他出去寶釵聽了忙說道噯啣這麼黃天暑熱的叫他做什麼別是想起什麼來生了氣叫他出來教訓一場罷襲人笑道不是這個想是有客要會寶釵笑道這一個客也沒意思這麼熱天不在家裡涼快還跑些什麼襲人笑道你可說麼寶釵因而問道雲了頭在你們家做什麼呢襲人笑道纔說了一會子閒話你瞧我前日粘的那雙鞋子明日求他做去寶釵聽見這話便兩邊回頭看無人來往笑道你這麼個明白人怎麼一時半刻的就不會

體諒人情近來我看着雲姑娘的神情風裡言風裡語的聽起來在家裡一點點做不得主他們家嫌費用大竟不用那些針線上的入差不多的東西都是他們娘兒們動手爲什麼這幾次他來了他和我說話兒見沒人在眼前他就說家裡累得狠我再問他兩句家常過日子的話他就連眼圈兒都紅了口裡含含糊糊待說不說的想其形景自然從小沒了爹娘的苦我看他也不覺的傷起心來襲人見說這話將手一拍道是了是了怪道上月我求他打十根蝴蝶兒結子過了那些日子纔打發人送來還說這是粗打的且在別處將就使罷要勻淨的等明日來住

着再好生打罷如今聽姑娘這話想來我們求他他不好推辭不知他在家裡怎麼三更半夜的做呢可是我也糊塗了早知道是這樣我也不該求他的寶釵道上次他告訴我說在家裡做活做到三更天若是替別人家做一點半點他家的那些奶奶太太們還不受用呢襲人道偏生我們那個牛心左性的小爺憑着小的大的活計一概不要家裡這些活計上的人做我翻弄不開這些寶釵笑道你理他呢只管叫人做去就是了襲人道那裡哄得過他他纔是認得出來呢說不得我只好慢慢的累去罷了寶釵笑道你不必忙我替你做些如何襲人笑道當真的這

樣就是我的造化了晚上我親自過來一句話未了忽見一個老婆子忙忙走來說道這是那裡說起金釧兒姑娘好好投井死了襲人聽得唬了一跳忙問那個金釧兒那老婆子道那裡還有兩個金釧兒呢就是太太屋裡的前日不知爲什麼攆他出去在家裡哭天抹泪的也都不理會他誰知我不着他纔有打水的人說那東南角上井裡打水見一個屍首趕着叫人打撈起來誰知是他他們還只管亂着要救活那裡中用了寶釵道這也奇了襲人聽說點頭讚嘆想素日同氣之情不覺流下淚來寶釵聽見這話忙向王夫人處來安慰這裡襲人回去不提卻說寶

釵來至王夫人房裡只見鴉雀無聞獨有王夫人在裡間房內坐着垂泪寶釵便不好提這事只得一旁坐了王夫人便問你從那裡來寶釵道從園裡來王夫人道你從園裡來可曾見你寶兄弟寶釵道纔倒看見了他穿着衣服出去了不知那裡去王夫人點頭嘆道你可知道一庄奇事金釧兒忽然投井死了寶釵道怎麼好好的投井這也奇了王夫人道原是前日他把我一件東西弄壞了我一時生氣打了一下攆了他下去我只說氣他幾天還叫他上來誰知他這麼氣性大就投井死了豈不是我的罪過寶釵笑道姨娘是慈善人固然是這樣想據我看來他並

不是賭氣投井多半是下去住着或是在井跟前頑失了腳掉下去的他在上頭拘束慣了這一出去自然要到各處去頑頑逛逛豈有這樣大氣性呢總然有這樣大氣也不過是個糊塗人也不爲可惜王夫人點頭歎道這話雖然如此到底我心不安寶釵笑道姨娘也不勞關心十分過不去不過多賞他幾兩銀子發送他也就盡主僕之情了王夫人道剛纔我賞了五十兩銀子與他原要還把你姊妹們新衣服給他粧裏誰知各了頭可巧都沒有什麼新做的衣服只有你林妹妹做生日的兩套我想你林妹妹那個孩子素日是個有心的況且他原也三灾八難的

紅樓夢
既說了給他做生日這會子又給人丟粧裏豈不忌諱因
爲這麼樣我纔現叫裁縫趕着做一套給他要是別的了
頭賞他幾兩銀子也就完了金釧兒雖然是個了頭素日
在我跟前比我的女兒也差不多口裡說着不覺流下泪
來寶釵忙道姨姑娘這會子又何用叫裁縫趕去我前日倒
做了兩套拿來給他豈不省事况且他活的時候也穿過
我的舊衣服身量又相對王夫人道雖然這樣難道你不
忌諱寶釵笑道姨姑娘放心我從來不計較這些一面說一
面起身就走王夫人忙叫了兩個人跟寶姑娘去一時寶
釵取了衣服回來只見寶玉在王夫人旁邊坐着垂泪王

夫人正纔說他因見寶釵來了就掩住口不說了寶釵見
此景况察言觀色早已知覺了七八分于是將衣服交明
王夫人將金釧母親叫來拿了去再看下回分解

評曰

借襲人向湘雲道喜補敘十年前情事想見小女孩
在一處無話不說靈活可愛

借襲人央湘雲做鞋補寫黛玉剪扇袋不露痕迹一
些

史湘雲勸寶玉留心經濟學問卽順手借襲人口中
說寶釵亦曾勸過又贊寶釵有涵養旣補前事又遠

伏後來寶釵勸諫一節

黛玉窈聽湘雲等說話若竟進門相見便費唇舌即
暗自驚喜悲歡抽身走回既省煩筆又引出彼此訴
說一層

寶玉因黛玉竟去出神呆想引起下回感歎金釧撞
見賈政

湘雲搖扇襲人送扇是撕扇餘波

湘雲心事委曲借寶釵口中敘出即將做鞋一層脫
卸簡淨靈動

黛玉不要寶玉拭淚却自己與寶玉拭汗先是假捕

清後是真癡情

寶玉發歎悞認襲人爲黛玉襲人恐難免不才之事
暗想如何處治伏三十四回向王夫人一番說話

寶釵將自己衣服給金釧裝裹深得王夫人之心已
隱然是賢德媳婦

寶釵見寶玉垂淚王夫人欲說不說便知覺七八分
人固聰慧文亦靈活

寫黛玉菱菱小器必帶叙寶釵落落大方寫寶釵事
事實厚必帶叙黛玉處處猜忌兩相形容賈母與王
夫人等俱屬意寶釵不言自顯

第二十五回至三十二回一大段中應分三小段二
十五回爲一段叙趙姨咒魘通靈蒙蔽爲寶玉第一
次災難二十六七八回爲一段叙黛玉寶釵性情舉
動迥然各別是主中間帶叙小紅私情蔣伶風緣是
賓二十九回三十二回爲一段借元妃醮事描寫黛
玉妬忌寶玉獸迷中間夾叙晴雯金釧作陪

紅樓夢卷三十二回終

紅樓夢卷三十三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手足耿耿小動唇舌 不肖種種大受笞撻

卻說王夫人喚上他母親來拿幾件簪環當面賞與又吩
咐請幾衆僧人念經超度他他母親磕頭謝了出去原來
寶玉會過雨村回來聽見了金釧兒含羞自盡心中早已
五內摧腸進來又被王夫人數說教訓了一番也無可回
說看見寶釵進來方得便走出怵然不知何往背着手低
着頭一面感嘆一面慢慢的信步來至廳上剛轉過屏門
不想對面來了一人正往裡走可巧撞了一個滿懷只聽

那人喝一聲站住寶玉唬了一跳抬頭看時不是別人卻是父親早不覺倒抽了一口氣只得垂手一旁站住了賈政道好端端的你垂頭喪氣嗒些什麼方纔雨村來了要見你那半天纔出來既出來了全無一點慷慨揮灑的談吐仍是歲歲蕤蕤的我看你臉上一團私慾愁悶氣色這會子又嘆聲嘆氣你那些還不足還不自在無故這樣卻是爲何寶玉素日雖然口角伶俐只是此時一心總爲金釧兒感傷恨不得此時也身亾命殞跟了金釧兒去如今見他父親說這些話究竟不曾聽見只是怔怔的站着賈政見他惶悚應對不似往日原本無氣的見只樣倒生了

三分氣方欲說話忽有回事人來回忠順親王府裡有人來要見老爺賈政聽了心下疑惑暗暗思忖道素日並不與忠順府來往爲什麼今日打發人來一面想一面快請廳上坐急忙進內更衣出來接見時卻是忠順府長府官一面彼此見了禮歸坐獻茶未及叙談那長府官先就說道下官此來並非擅造潭府皆因奉命而來有一件事相求看王爺面上敢煩老先生做主不但王爺知情且連下官輩亦感謝不盡賈政聽了這話我不着頭腦忙陪笑起身問道大人既奉王命而來不知有何見諭望大人宣明學生好遵命承辦那長府官冷笑道也不必承辦只用老

先生一句話就完了。我們府裏有一個做小旦的琪官，一向好好在府，如今竟三五日不見回去，各處去找，又摸不着他的道路，因此各處察訪。這一城內十停人，倒有八停人都說他近日和啣玉的那位令郎相與甚厚。下官輩聽了，尊府不比別家，可以擅來索取，因此啟明王爺、王爺亦說若是別的戲子呢，一百個也罷了，只是這琪官，隨機應答，謹慎老成，甚合我老人家的的心境，斷斷少不得此人。求老先生轉達令郎，請將琪官放回。一則可慰王爺諄諄奉懇之意，二則下官輩可免捺勞求覓之苦。說畢，忙打了一恭，賈政聽了這話，又驚又氣，即命喚寶玉出來。寶玉也不

知是何原故，忙忙趕來。賈政便問該死的奴才，你在家不讀書也罷了，怎麼又做出這些無法無天的事來？那琪官現是忠順王爺駕前承奉的人，你是何等草莽，無故引逗他出來，如今禍及于我寶玉，聽了，唬了一跳，忙回道：實在不知此事，究竟琪官兩個字不知爲何物，况更加以引逗二字，說着便哭。賈政未及開口，只見那長府官冷笑道：公子也不必隱飾，或藏在家，或知其下落，早說了出來，我們也少受些辛苦，豈不念公子之德？寶玉連說實在不知，恐有訛傳，也未見得。那長官冷笑兩聲，道：現有證據，必定當着老大人說了出來，公子豈不吃虧？既說不知此人，那紅

汗巾子怎得到了公子腰裏寶玉聽了這話不覺轟了魂魄目瞪口呆心下自思這話他如何得知他既連這樣機密事都知道了大約別的瞞他不過不如打發他去了免得再說出別的事來因說道大人既知底細如何連他置買房舍這樣大事倒不曉得了聽得說他如今在東郊離城二十里有個什麼紫檀堡他在那裏置了幾畝田地幾間房舍想是在那裡也未可知那長府官聽了笑道這樣說一定是在那裡我且去找一回若有了便罷若沒有還要來請教說着便怏怏的告辭走了賈政此時氣得目瞪口呆一面送那官員一面回頭命寶玉不許動回來有話

問你一直送那官員去了纔回身忽見賈環帶着幾個小廝一陣亂跑賈政喝命小廝給我快打賈環見了他父親嚇得骨軟筋酥怏低頭站住賈政便問你跑什麼帶着你的那些人都不管你不知往那裡去由你野馬一般喝叫跟上學的人呢賈環見他父親甚怒便乘機說道方纔原不會跑只因從那井邊一過那井裡淹死了一個丫頭我看人頭這樣大身子這樣粗泡得實在可怕所以纔趕着跑了過來賈政聽了驚疑問道好端端的誰去跳井我家從無這樣事情自祖宗以來皆是寬柔待下大約我近年于家務疎懶自然執事人搽剋奪之權致使弄出這暴殞

輕生的禍患若是外人知道祖宗的顏面何在喝令叫賈璉賴大來小廝們答應了一聲方欲去叫賈環忙上前拉住賈政袍襟貼膝跪下道父親不用生氣此事除太太房裡的人別人一點也不知道我聽見我母親說說到這句便回頭四顧一看賈政知其意將眼色一丟小廝們明白都往兩邊後面退去賈環便悄悄說道我母親告訴我說寶玉哥哥前日在太太房裡拉着太太的了頭金釧兒強奸不遂打了一頓金釧兒便賭氣投井死了話未說完把個賈政氣得面如金紙大喝拿寶玉來一面說一面便往書房去喝命今日再有人來勸我我把這冠帶家私一應

就交與他與寶玉過去我免不得做個罪人把這幾根煩惱鬢毛剃去尋個干淨去處自了也免得上辱先人下生逆子之罪眾門客僕從見賈政這個形景便知又是爲寶玉了一個個咬指吐舌連忙退出賈政喘吁吁直挺挺的坐在椅子上滿面泪痕一疊連聲拿寶玉拿大棍拿繩細上把門都關上有人傳信到裡頭去立刻打死眾小廝們只得齊聲答應着有幾個來找寶玉那寶玉聽見賈政吩咐他不許動早知克多吉少那裡知道賈環又添了許多的話正在廳上旋轉怎得個人來往裡頭捎信偏生沒個人來連焙茗也不知在那裡正盼望時只見一個老媽媽

紅樓夢
出來寶玉如得了珍寶便趕上來拉住他說道快進去告訴老爺要打死我呢快去快去要緊要緊寶玉一則急了說話不明白二則老婆子偏生又是耳聾不曾聽見是什麼話把要緊二字只聽做跳井二字便笑道跳井讓他跳去二爺怕什麼寶玉見是個聾子便着急道你出去叫我的小廝來罷那婆子道有什麼不了的事老早的完了又賞了銀子怎麼不了事呢寶玉急得手腳正沒抓尋處只見賈政的小廝走來逼着他出去了賈政一見眼都紅了也不暇問他在外流蕩優伶表贈私物在家荒疎學業淫逼母婢只喝令堵起嘴來着實打死小廝們不敢違只得

將寶玉按在櫬上舉起大板打了十來下寶玉自知不能討饒只是嗚嗚的哭賈政還嫌打的輕一脚踢開掌板的自己奪過板子來狠命的又打了十幾下寶玉生來未經過這樣苦楚起先覺得打的疼不過還亂嚷亂哭後來漸漸氣弱聲嘶哽咽不出眾門客見打的不祥了趕着上來懇求奪勸賈政那裡肯聽說道你們問問他幹的勾當可饒不可饒素日皆是你們這些人把他釀壞了到這步田地還來勸解明日釀到他弑父弑君你們纔不勸不成衆人聽這話不好聽知道氣急了忙亂着覓人進去給信王夫人不敢先回賈母只得忙穿衣出來也不顧有人沒人

紅樓夢
他忙扶了一個丫頭趕往書房中來慌得衆門客小廝等避之不及賈政方要再打一見王夫人進來更加火上澆油那板子越下去的又狠又快按寶玉的兩個小廝忙鬆手走開寶玉早已動彈不得了賈政還欲打時早被王夫人抱住板子賈政道罷了罷了今日必定要氣死我了王夫人哭道寶玉雖然該打老爺也要保重且炎暑天氣老太太身上又不大好打死寶玉事小倘或老太太一時不自在了豈不事大賈政冷笑道倒休題這話我養了這不肖的孽障我已不孝平昔教訓一番又有衆人護持他不肖的孽障我已不孝平昔教訓一番又有衆人護持他不如趁今日結果了他的狗命以絕將來之患說着便要繩

來勒死王夫人連忙抱住哭道老爺雖然應當管教兒子也要看夫妻分上我如今已五十歲的人只有這個孽障必定苦苦的以他爲法我也不敢深勸今日越發要他死了豈不是有意絕我既要勒死他快拿繩先勒死我再勒死他我們娘兒們不如一同死了在陰司裡也得個倚靠說畢抱住寶玉放聲大哭起來賈政聽了此話不覺長嘆一聲向椅子上坐了淚如雨下王夫人抱着寶玉只見他面白氣弱底下穿着一條綠紗小衣一片皆是血漬禁不住解下汗巾去由腿看至臀脛或青或紫或整或破竟無一點好處不覺失聲大哭起苦命的兒來因哭出苦命的

兒來又想起賈珠來便卽叫着賈珠哭道若有你活着便死一百個我也不管了此時裡面的人聞得王夫人出來那李宮裁王熙鳳與迎春姊妹早已出來了王夫人哭着賈珠的名字別人還可惟有李宮裁禁不住也放聲哭了賈政聽了那淚更似走珠一般滾了下來正沒開交處忽聽了襲來說老太太來了。一句話未了只聽窗外顛巍巍的聲氣說道先打死我再打死他豈不干淨了賈政聽見母親來了又急又痛連忙迎出來只見賈母扶着了頭搖頭喘氣的走來賈政上前躬身陪笑說道大暑熱天母親有何生氣自己走來有話只叫兒子進去吩咐賈母聽了

便止步喘息一面厲聲道你原來和我說話我倒有話吩咐只是我一生沒養個好兒子卻叫我和誰說去賈政聽了這話不像忙跪下含泪說道爲兒的教訓兒子也爲的是光宗耀祖母親這話我做兒的如何當得起賈母聽說便啐了一口說道我說了一句話你就禁不起你那樣下死手的板子難道寶玉就禁得起了你說教訓兒子是光宗耀祖當日你父親是怎麼教訓你來說着也不覺滾下淚來賈政又陪笑道母親也不必傷感皆是做兒子的一時性急從此以後再不打他了賈母便冷笑幾聲說道你也不必和我賭氣你的兒子自然你要打就打想來你也

厭煩我們娘兒們不如我們早離了你大家干淨說着便命人去看轎我和你太太寶玉立刻回南京去家下人只得答應着賈母又叫王夫人道你也不必哭了如今寶玉年紀小你疼他他將來長大爲官作宦的也未必想着你是他母親了你如今倒不要疼他只怕將來還少生一口氣呢賈政聽說忙叩頭說道母親如此說兒子無立足之地了賈母冷笑道你分明使我無立足之地你反說起你來只是我們回去了你心裡干淨看有誰來不許你打一面說一面只命快打點行李車輛轎馬回去賈政直挺挺跪着叩頭認罪賈母一面說一面來看寶玉只見今日這

頓打不比往日又是心疼又是生氣也抱着哭個不了王夫人與鳳姐等解勸了一會方漸漸的止住早有了鬟媳婦等上來要攙寶玉鳳姐便罵糊塗東西也不睜開眼瞧瞧這個樣兒如何攙着走得還不快進去把那籐屜子春凳抬出來呢衆人聽了連忙進去果然抬出春凳來將寶玉抬放凳上隨着賈母王夫人等進去送至賈母房中彼時賈政見賈母怒氣未消不敢自便也跟了進來看寶玉果然打重了再看看王夫人一聲肉一聲兒的哭道你替珠兒早死了留着珠兒也免你父親生氣我也不白操這半世的心了這會子你倘或有個好歹丟下我叫我靠

那一個數落一場又哭不爭氣的兒賈政聽了也就灰心自己不該下毒手打到如此地步先勸賈母賈母含淚說道兒子不好原是要管的不該打到這個分兒你不去還在這裡做什麼難道于心不足還要眼看着他死了纔去不成賈政聽說方退了出來此時薛姨媽同寶釵香菱襲人史湘雲等也都在這裡襲人滿心委屈只不好十分使出來見眾人圍着灌水的灌水打扇的打扇自己插不下手去即便走出來到二門前命小廝們找了焙茗來細問方纔好端端的爲什麼事打起來你也不早來透個信兒焙茗急的說偏生我沒在跟前打到中間我纔聽見了

忙打聽原故卻是爲琪官同金釧姐姐的事襲人道老爺怎麼知道的焙茗道那琪官的事多半是薛大爺素昔吃醋沒法兒出氣不知在外頭挑唆了誰來在老爺跟前下的火那金釧兒的事大約是三爺說的我也是聽見跟老爺的人說襲人聽了這兩件事都對景心中也就信了七八分然後回來只見眾人都替寶玉療治調停完備賈母命好生抬到他房內去衆人一聲答應七手八腳忙把寶玉送入怡紅院內自己床上卧好又亂了半日衆人漸漸散去襲人方進來經心服侍要問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紅樓夢
寶玉情迷出神無心接待雨村于賈政口中補出妙
妙

蔣琪置買庄房已伏後來娶襲人事

蔣琪在東郊二十里紫檀堡地方置買田房王府中
尚且不知寶玉何以獨知其細暗寫寶玉與琪官情
好甚密不時往來甚至紫檀堡庄上寶玉亦曾到過
亦未可知

賈政大怒是聽賈環之言金釧之死是主蔣琪之事
是實

夾叙襲姬一段文情曲折可愛

馬婆魔魔絆起生彩霞寶玉幾死于鬼賈環搬舌禍
由死金釧寶玉幾死于打其實皆趙姨所致是後來
結果案據

寶玉抬回賈母房中人人俱到獨黛玉不來是在瀟
湘館中痛心暗哭不好意思走來所以下回說眼睛
腫得桃兒一撇其痛更甚于別人是暗描不是漏筆
焙茗向襲人所說賈環是實薛蟠是虛故用猜擬之
筆為下回薛蟠剖辯地步

紅樓夢卷三十三終

第三十三回

十一

紅樓夢卷三十四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錯裡錯以錯勸哥哥

話說襲人見賈母王夫人等去後便走來寶玉身邊坐下
 含淚問他怎麼就打到這步田地寶玉嘆氣說道不過為
 那些事情問他做什麼只是下半截疼得狠你瞧瞧打壞
 了那裡襲人聽說便輕輕的伸手進去將中衣脫下略動
 一動寶玉便咬着牙叫啞嚙襲人連忙住手如此三四次
 纔褪下來了襲人看時只見腿上半段青紫都有四指闊
 的傷痕高了起來襲人咬着牙說道我的娘怎麼下這般

紅樓夢
的狠手你但凡聽我一句話也不到得這步地位幸而沒
動筋骨倘或打出個殘疾來可叫人怎麼樣呢正說着只
見了嬾們說寶姑娘來了襲人聽見知道穿不及中衣便
拿了一床夾紗被替寶玉蓋了只見寶釵手裡托着一丸
藥走進來向襲人說道晚上把這藥用酒研開替他敷上
把那淤血的熱毒散開可以就好了說畢遞與襲人又問
這會子可好些寶玉一面道謝說好些了又讓坐寶釵見
他睜開眼說話不像先時心中也寬慰好些便點頭嘆道
且聽人一句話也不至有今日別說老太太太太心疼就
是我們看着心裏也剛說了半句又忙咽住自悔說的話

太急了不覺紅了臉低下頭來寶玉聽得這話如此親切
稠密大有深意忽見他又咽住不往下說紅了臉低下頭
只管弄衣帶那一種姣羞怯怯竟難以言語形容越覺心
中感動將疼痛早已丟在九霄雲外去了想道我不過挨
了幾下打他們一個個就有這些憐惜之態令人可親可
敬假若我一時竟遭殃橫死他們還不知是何等悲感呢
既是他們這樣我便一時死了得他們如此一生事業總
然盡付東流亦無足歎惜矣正想著只聽寶釵問襲人道
怎麼好好的動了氣就打起來了襲人便把焙茗的話說
出來了寶玉原來還不知賈環的話見襲人說出方纔知

道因又拉上薛蟠惟恐寶釵沉心忙又止住襲人道薛大哥從來不這樣的你們別混猜度寶釵聽說便知寶玉是怕他多心用話攔襲人因心中暗暗想道打得這個形像疼還顧不過來還這樣細心怕得罪了人你既這樣用心何不在外頭大事上做工夫老爺也歡喜了也不能吃這樣虧你雖然怕我沉心所以攔襲人的話難道我就不知我哥哥素日恣心縱欲毫無防範的那種心性當日爲一個秦鍾還鬧的天翻地覆自然如今比先又加利害了想畢因說道你們也不必怨這個怨那個據我想到底寶兄弟素日肯和那些人來往老爺纔生氣就是我哥哥說話

不防頭一時說出寶兄弟來也不是有心挑唆一則也是本來的實話二則他原不理論這些防嫌小事襲姑娘從小兒只見過寶兄弟這樣細心人你何嘗見過我哥哥那天不怕地不怕心裡有什麼口裡說什麼的人呢襲人因說出薛蟠來見寶玉攔他的話早已明白自己說造次了恐寶釵沒意思聽寶釵如此說更覺羞愧無言寶玉又聽寶釵這番一半是堂皇正大一半是去已的疑心更覺比先心動神移方欲說話時只見寶釵起身說道明日再來看你好生養著罷方纔我拿了藥來交給襲人晚上敷上管就好了說著便走出門去襲人趕著送出院外說姑娘

倒費心了。改日寶二爺好了，親自來謝寶釵。回頭笑道：有什麼謝處？你只勸他好生靜養，別胡思亂想的就好。要想什麼吃的，頑的悄悄的往我那裡去取了，不必驚動老太太。太太衆人倘或吹到老爺耳簾裡，雖然彼時不怎麼樣，將來對景終是要吃虧的。說著去了。襲人抽身回來，心內著實感激寶釵進來見寶玉，沉思默默，似睡非睡，的模樣。因而退出房外，櫛沐寶玉默默的躺在床上，無奈臀上作痛如針挑刀挖一般，更熱如火炙，暑展轉時禁不住，嚙啣之聲。那時天色將晚，因見襲人去了，卻有兩三個丫鬟伺候。此時並無呼喚之事，因說道：你們且去梳洗，等我叫時。

再來衆人聽了，也都退出。這裡寶玉昏昏默默，只見蔣玉菡走了進來，訴說忠順府拿他之事。一時又是金釧兒進來哭說爲他投井之情。寶玉半夢半醒都不在意，忽又覺有人推他，恍恍惚惚聽得有人悲切之聲。寶玉從夢中驚醒，睜眼一看，不是別人，卻是林黛玉。猶恐是夢，忙又將身子欠起來，向臉上細細一認，只見他兩個眼睛腫得桃兒一般，滿面淚光，不是黛玉，卻是那個寶玉。還欲看時，怎奈下半截疼痛難禁，支持不住，便嚙啣一聲，仍舊倒了。嘆了一聲，說道：你又做什麼來？雖然太陽落下去，那地上的餘熱未散走，來倘又受了暑呢？我雖然捱了打，並不覺疼痛。

我這個樣兒是粧出來哄他們好在外頭佈散與老爺聽
其實是假的你不可真信此時林黛玉雖不是嚎陶大哭
然越是這等無聲之泣氣噎喉堵更覺利害聽了寶玉這
番話心中雖然有萬句言詞只是不能說得半日方抽抽
噎噎的說道你從此可都改了罷寶玉聽說便長嘆一聲
道你放心別說這樣話我便爲這些人死了也是情願的
一句話未了只見院外人說二奶奶來了林黛玉便知是
鳳姐來了連忙立起身來說道我從後院子裡去罷回來
再來寶玉一把拉住道這又奇了好好的怎麼怕起他來
林黛玉急得跺腳悄悄的說道你瞧瞧我的眼睛又該他

們取笑開心了寶玉聽說趕忙的放了手黛玉三步兩步
轉過床後剛出了後院鳳姐從前頭已進來了問寶玉可
好些了想什麼吃叫人往我那裡取去接着薛姨媽又來
了一時賈母又打發了人來至掌燈時分寶玉只喝了兩
口湯便昏昏沉沉的睡去接着周瑞媳婦吳新登媳婦鄭
好時媳婦這幾個有年紀長往來的聽見寶玉捱了打也
都進來襲人忙迎出來悄悄的笑道嬌娘們略來遲了一
步二爺睡著了說著一面帶他們到那邊房裡坐了倒茶
與他們吃那幾個媳婦子都悄悄的坐了一回向襲人說
等二爺醒了你替我們說罷襲人答應了送他們出去剛

紅樓夢
要回來只見王夫人使個婆子來口稱太太叫一個跟二爺的人呢襲人見說想了一想便回身悄悄的便告訴晴雯麝月秋紋人等說太太叫人你們好生在房裡我去了就來說畢同那婆子一逕出了園子來至上房王夫人坐在涼榻上搖著芭蕉扇子見他來了說道你不管叫個誰來也罷了又丟下來誰伏侍他呢襲人見說連忙陪笑說道二爺纔睡安穩了那四五個了頭如今也好了會伏侍二爺了太太請放心恐怕太太有什麼話吩咐打發他們來一時聽不明白到就誤了事王夫人道也沒甚話白問問他這會子疼的怎麼樣襲人道寶姑娘送來的藥我給

二爺敷上了比先好些了先疼的躺不穩這會子都睡沈了可見好些王夫人又問吃了什麼沒有襲人道老太太給的一碗湯喝了兩口只讓乾渴要吃酸梅湯我想酸梅是個收斂東西剛纔捱打又不許叫喊自然急的熱毒熱血未免存在心裡倘或吃下這個去激在心裡再弄出大病來可怎麼樣因此我勸了半天纔沒吃只拿那糖醃的玫瑰瀟子和了吃了小半碗嫌吃絮了不香甜王夫人道噯喲你何不早來和我說前日有人送了几瓶子香露來原要給他一點子的我怕胡糟蹋了就没給既是他嫌那玫瑰膏子絮煩把這個拿兩瓶子去一碗水裡只用挑得

茶匙就香的了不得呢說着卽忙就喚彩雲來把前日的那幾瓶香露拿了來襲人道只拿兩瓶來罷多也白糟蹋等不設再來取也是一樣彩雲聽了去了半日果然拿了兩瓶來付與襲人襲人看時只見兩個玻璃小瓶卻有三寸大小上面螺絲銀蓋鵝黃箋上寫著木樨清露那一個寫著玫瑰清露襲人笑道好尊貴東西這麼個小瓶兒能有多少王夫人道那是進上的你没看見鵝黃箋子你好生替他收著別糟蹋了襲人答應著方要走時王夫人又叫站住我想起一句話來問你襲人忙又回來王夫人見房內無人便問道我恍惚聽見寶玉今日推打是環兒在

老爺跟前說了什麼話你可有聽見這個話沒有你要聽見告訴我我也不吵出來叫人知道是你說的襲人道我到沒聽見這話爲二爺霸占著戲子人家來和老爺要爲這個打的王夫人搖頭說道也爲這個還有別的原故襲人道別的緣故實在不知道了我今日大胆在太太跟前說句不知好歹的話論理說了半截忙又嚥住王夫人道你只管說襲人道太太別生氣我就說了王夫人道我有什么生氣的你只管說來襲人道論理我們二爺也得老爺教訓教訓若老爺再不管不知將來做出什麼事來呢王夫人一聞此言便合掌念聲阿彌陀佛由不得趕着襲

人叫了一聲我的兒虧了你也明白這話和我的心一樣我何曾不知管兒子先時你珠大爺在我是怎麼樣管他難道我如今倒不知管兒子了只是有個緣故如今我想我已經五十歲的人了通共剩了他一個他又長得單弱况且老太太寶貝似的若管緊了他倘或再有好歹或是老太太氣壞了那時上下不安豈不倒壞了所以就縱壞了他我常常辦著口兒說一陣勸一陣哭一陣彼時他好過後來還是不相干端的吃了虧纔罷設若打壞了將來我靠誰呢說著由不得滾下泪來襲人見王夫人這般悲感自己也不覺傷了心陪著落泪又道二爺是太太養的

太太豈不心疼便是我們做下人的伏侍一場大家落個平安也算造化了要這樣起來連平安都不能了那一日那一時我不勸二爺只是再勸不醒偏生那些人又肯親近他也怨不得他這樣總是我們勸的倒不好了今日太太提起這話來我還記著一件事每要來回太太討太太個主意只是我怕太太疑心不但我的話白說了且連葬身之地都沒了王夫人聽了這話內中有因問道我的兒你只管說近來我因聽見衆人背前面後都誇你我只說你不過在寶玉身上留心或是諸人跟前和氣這些小意思誰知你方纔和我說的話全是大道理正合我

的心事你有什么只管說什麼只別叫別人知道就是了
襲人道我也沒甚麼別的說我只想著討太太一個示下
怎麼變個法兒已後竟還叫二爺搬出園外來住就好了
王夫人聽了吃了一大驚忙拉了襲人的手問道寶玉難道
和誰作怪了不成襲人連忙回道太太別多心並沒有這
話這不過是我的小見識如今二爺也大了裡頭姑娘們
也大了況且林姑娘寶姑娘又是兩姨姑表姊妹雖說是
姊妹們到底是男女之分日夜一處起坐不方便由不得
叫人懸心便是外人看著也不像大家子的體統俗語說
的好沒事常思有事世上多少沒頭腦的事多半因為無

心中人做出有心人看見當做有心事反說壞了只是預
先不防著斷然不好二爺素日性格太太是知道的他又
偏好在我們隊裡鬧倘或不防前後錯了一點半點不論
真假人多口雜那起小人的嘴有什麼避諱心順了說的
比菩薩還好心不順就編的連畜生不如二爺將來倘或
有人說好不過大家直過設若叫人哼出一聲不是來我
們不用說粉身碎骨罪有萬重都是平常小事但後來二
爺一生的聲名品行豈不完了二則太太也難見老爺俗
語又說君子防未然不如這會子防避的爲是太太事情
多一時固然想不到我們想不到則可既想到了若不回

明太太罪越重了。近來我爲這事，日夜懸心，又不好說與人。惟有燈知道罷了。王夫人聽了這話，如雷轟電掣的一般，正觸了金釧兒之事，心下越發感覺襲人不盡，忙笑道：「我的兒，你竟有這個心胸，想得這樣週全，我何曾又不想到這裡？只是這幾次有事就忘了你。今日這一番話提醒了我，難爲你成全我娘兒兩個聲名體面。真真我竟不知道你這樣好罷了。你且去罷。我自自有道理，只是還有一句話。你今既說了這樣的話，我就把他交給你，好歹留心保全了他，就是保全了我。我自然不辜負你襲人連連答應著去了。回來，正直寶玉睡醒，襲人回明香露之事實，寶玉

喜不自禁，卽令調來吃，果然香妙非常，因心下記著。黛玉滿心裡要打發人去，只是怕襲人便設一法，先使襲人往寶釵那裡去借書。襲人去了，寶玉便令晴雯來吩咐道：「你到林姑娘那裡看看做什麼呢？他要問我，只說我好了。」晴雯道：「白眉赤眼兒的做什麼去呢？到底說句話兒也像一件事。」寶玉道：「沒有什麼可說的。」晴雯道：「若不然，或是送件東西，或是取件東西，不然我去了，怎麼樣搭起呢？」寶玉想了一想，便伸手拿了兩條手帕子，擦與晴雯，笑道：「也罷。就說我叫你送這個給他去了。」晴雯道：「這又奇了，他要這半新不舊的兩條帕子，他又要惱了，說你打趣他。」寶玉笑

道你放心他自然知道晴雯聽了只得拿了帕子往瀟湘館來只見春纖正在欄杆上晾手帕子見他進來忙搖手兒說睡下了晴雯走進來滿屋漆黑並未點燈黛玉已睡在床上問是誰晴雯忙答道晴雯黛玉道做什麼晴雯道二爺送帕子來給姑娘黛玉聽了心中發悶暗想做什麼送手帕子來給我因問這帕子是誰送他的必定是好的叫他留着送別人去罷我這會不用這個晴雯笑道不是新的就是家常舊的林黛玉聽了越發悶住細心搜求一時方大悟過來連忙說放下去罷晴雯只得放了抽身回去一路盤算不解何意這林黛玉體貼出手帕子的意思

來不覺神魂馳蕩寶玉這番苦心能領會我這番苦意又令我可喜我這番苦意不知將來如何又令我可悲忽然好好的送兩塊帕子來若不是領我深意單看了這帕子又令我可笑再想私相傳遞我又可懼我自己每每好哭想來也無味又令我可愧如此左思右想一時五內沸然由不得餘意纏綿使命掌燈也想不起嫌疑避諱等事研墨蘸筆便向那兩塊舊帕上寫道

眼空蓄淚淚空垂

暗酒閒拋卻爲誰

尺幅鮫鮪勞惠贈

叫人焉得不傷悲

其二

第三十四回

十一

拋珠滾玉只偷潛
鎖日無心鎖日閒
枕上袖邊難拂拭
任他點點與斑斑

其三

彩線難收面上珠
湘江舊跡已模糊
窗前亦有干竿竹
不識香痕漬也無

林黛玉還要往下寫時覺得渾身火熱面上作燒走至鏡臺揭起錦袱一照只見腮上通紅真合壓倒桃花卻不知病由此深一時方上床睡去猶拿著帕子思索不在話下卻說襲人來見寶釵誰知寶釵不在園內往他母親那裡去了襲人不便空手回來等至二更寶釵方回來原來寶

釵素知薛蟠情性心中已有一半疑薛蟠挑唆了人來告寶玉的誰知又聽襲人說出來越發信了究竟襲人是焙茗說的那焙茗也是私心窺度並未據實大家都是半裁度一半據實竟認準是他說的那薛蟠因素日有這個名聲其實這一次卻不是他幹的被人生生的一口咬死是他有口難分這日正從外頭吃了酒回來見過母親只見寶釵在這裡說了幾句閒話因問聽見寶兄弟吃了虧是爲什麼薛姨媽正爲這個不自在見他問時便咬着牙道不知好歹的冤家都是你鬧的你還有臉來問薛蟠見說便怔了忙問道我何常鬧什麼薛姨媽道你還粧腔呢

人人都知道是你說的，還賴呢？薛蟠道：人人說我殺了人，也就信了罷？薛姨媽道：連你妹妹都知道是你說，難道他也賴你不成？寶釵忙勸道：媽媽和哥哥且別叫喊，消消停停的，就有個青紅皂白了。向薛蟠道：是你說的也罷，不是你說的也罷，事情也過去了，不必較正，倒把小事弄大了。我只勸你從此以後少在外頭胡鬧，少管別人的事，天天一處大家胡耽，你是個不妨頭的人，過後沒事就罷了。倘或有事，不是你幹的，人人都疑說是你幹的，不用別人。我先就疑惑你，薛蟠本是個心直口快的人，見不得這樣，瘋頭露尾的事，又是寶釵勸他不要耽去，他母親又說

他犯舌寶玉之打，是他治的，早已急得亂跳，賭神發誓的分辯，又罵眾人，誰這樣編派我？我把那囚攬的牙敲了，分明是爲打了寶玉沒的獻勤兒，拿我做幌子，難道寶玉是天王？他父親打了他一頓，一家子定要鬧幾天，那一回爲他不好，姨父打了他兩下子，過後老太太不知怎麼知道了，說是珍大哥治的好好的，叫了去罵了一頓。今日越發拉上我了，既拉上我，也不怕索性進去把寶玉打死了，我替他償命，大家干淨一面嚷，一面找起一根門門來就跑。慌得薛姨媽抓住罵道：作死的孽障，你打誰去？你先打我來。薛蟠的眼急得銅鈴一般，嚷道：何苦來？又不叫我去，又

好好的賴我將來寶玉活一日我耽一日的口舌不如大家死了清淨寶釵也上前勸道你忍奈些兒罷媽媽急的這個樣兒你不說來勸你倒反鬧得這樣別說是媽媽便是旁人來勸你也爲你好倒把你的性子勸上來薛蟠道你這會子又說這話都是你說的寶釵道你只怨我說再不怨你那顧前不顧後的形景薛蟠道你這會怨我顧前不顧後你怎麼不怨寶玉在外頭招風惹草的呢別說別的只拿前日琪官兒的事比給你們聽那琪官兒我們見了十來次他並未和我說一句親熱話怎麼前日見了他連姓名還不知就把汗巾子給與他難道這也是我說

的不成薛姨媽和寶釵急的說道還提這個可不是爲這一個打他呢可見是你說的了薛蟠道真真的氣死人了賴我說的我不惱我只爲一個寶玉就鬧得這樣天翻地覆的寶釵道誰鬧你先持刀動杖的鬧起來倒說是別人鬧薛蟠見寶釵說的話句句有理難以駁正比母親的話反難回答因此便要設法拿話堵回他去就無人敢攔自己的話了也因正在氣頭上未曾想話之輕重便道好妹妹你不用和我鬧我早知道你的心了從前媽媽和我說你這金要揀有玉的纔可配你留了心見寶玉有那撈什子你自然如今行動護著他話未說了把個寶釵氣怔了拉

着薛姨媽哭道：「媽媽，你聽哥哥說的是什麼話！」薛蟠見妹
妹哭了，便知自己冒撞，便賭氣走到自己房裡安歇，不提。
寶釵滿心委屈，氣忿待要怎樣，又怕他母親不安，少不得
含淚別了母親，各自回來。到房裡整哭了一夜。次日一早
起來，也無心梳洗，胡亂整理，便出來應母親。可巧遇見黛
玉獨立在花影之下，問他那裡去。薛寶釵因說家去，口裡
說著，便只管走。黛玉見他無精打彩的去了，又見眼上眼下
似有哭泣之狀，大非往日可比。便在後面笑道：「姐姐也自
己保重些兒，就是哭出兩缸淚來，也醫不好棒瘡。不知薛
寶釵如何善養，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寶釵說得半句便咽住，不說寶玉已心感神移，痛亦
不覺此雙真之所以說塵緣未斷，無可奈何。通靈之
玉不蔽于鬼，仍蔽于情矣。

寶釵已認定蔣琪一節，是薛蟠播揚引秦鍾舊事為
証，既勸寶玉改過，又為乃兄排解，真是光明正大。
寶釵探望送葯堂，皇明正黛玉進房，無人看見，又從
後院出去，其鍾情固深于寶釵，而行踪詭密，殊有涇
渭之分。

寶釵勸寶玉說早聽人一句話，也不至有今日，又說

你這樣細心何不在大事上做工夫理正而言直黛玉勸寶玉只說你從此可都改了罷言婉而情深亦迥然各別

借王夫人問賈環話引出襲人一番說話襲人固善于乘機文筆亦不鶻突

賈環搬舌襲人諱而不言省却無數是非

襲人說黛玉寶釵在山色有無中妙極

黛玉與寶玉段段不避嫌疑密語私言寶釵與寶玉往往正言相勸毫無褻狎二人舉動不同鍾情無異襲人雖心欽寶釵而于防閑之處仍相提並及不分

輕重立言得體

黛玉題詩潛泣寶釵勸兄氣哭一是情不自禁一是情由人激然總是因寶玉一人而起

黛玉笑寶釵之哭却忘了自己眼腫可謂恕己責人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白玉釧親嚐蓮葉羹

黃金鶯巧結梅花絡

話說寶釵分明聽見林黛玉尅薄他，因記掛着母親哥哥，並不回頭一徑去了。這裡林黛玉還是立於花陰之下，遠遠的卻向怡紅院內望着，只見李宮裁迎春探春惜春並各項人等都向怡紅院內去過之後，一起一起的散盡了，只見鳳姐兒來，心裡自己盤算道：如何他不來瞧寶玉，便是有事纏住了他，必定也是要來打個花胡哨討老太太太太的好兒，纔是。今兒這早晚不來，必有原故，一面猜

疑一面抬頭再看時，只見花花簇簇一羣人，又向怡紅院內來了。定睛看時，只見賈母搭着鳳姐兒的手，後頭邢夫人、王夫人跟着周姨娘並丫頭媳婦等人都進院去了。黛玉看了，不覺點頭想起有父母的好處來，早又淚珠滿面。少頃只見寶釵、薛姨媽等也進去了。忽見紫鵲從背後走來說道：「姑娘吃藥去罷。」開水又冷了。黛玉道：「你倒底要怎麼樣？只是催我，不吃與你什麼相干？」紫鵲笑道：「咳嗽的纔好了些，又不吃藥了。如今雖是五月裡，天氣熱到底也還該小心些。」大清早起在這個潮地方站了半日，也該回去歇息歇息了。」一句話提醒了黛玉，方覺得有點腿酸，呆

了半日，方慢慢的扶著紫鵲回瀟湘館來。一進院門，只見滿地下竹影參差，苔痕濃淡，不覺又想起西廂記中所云「幽僻處可有人行，點蒼苔、白露、冷冷」二句來。因暗暗的嘆道：「雙文雖然命薄，尚有孀母弱弟，今日我黛玉之薄命，一併連孀母弱弟俱無。想到這裡，又欲滴下淚來，不防廊上的鸚哥見黛玉來了，嘎的一聲撲了下來，倒嚇了一跳。因說道：「你作死呢？」又搗了我一頭灰。那鸚哥又飛上架去，便叫雪雁快掀簾子，姑娘來了。黛玉便止住步，以手扣架道：「添了食水，不會那鸚哥便長嘆一聲，竟大似黛玉素日吁嗟音韻。接著念道：『儂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儂知是誰。』」

玉紫鵲聽了都笑起來紫鵲笑道這都是姑娘素日念的
難爲他怎麼記了黛玉便命將架摘下來另掛在月洞窗
外的鈎上於是進了屋子在月洞窗內坐了吃畢藥只見
窗外竹影映人紗窗滿屋內陰陰翠潤几簾生涼黛玉無
可釋悶便隔著紗窗調逗鸚哥做戲又將素日所喜的詩
詞也教與他念這且不在話下且說薛寶釵來至家中只
見母親正是梳洗呢一見他來了便說道你大清早起跑
來做什麼寶釵道我瞧瞧媽媽身上好不好昨兒我去了
不知他可又過來鬧了沒有一面說一面在他母親身旁
坐了由不得哭將起來薛姨媽見他一哭自己掌不住也

就哭了一場一面又勸道我的兒你別委屈了你等我處
分那孽障你要有個好方我指望那一個來薛蟠在外聽
見連忙跑了過來對著寶釵左一個揖右一個揖只說好
妹妹恕我這次罷原是我昨兒吃了酒回來的晚了路上
撞著客了來家未醒不知胡說了什麼連自己也不知道
怨不得你生氣寶釵原是掩面哭的聽如此話由不得又
好笑了遂抬頭向地下啐了一口說道你不用做這些像
生兒我知道你的心裡多嫌我們娘兒兩個你是變著法
兒叫我們離了你就心淨了薛蟠聽說連忙笑道妹妹這
從那裡說起妹妹從來不是這樣多心說歪話的人薛姨

媽性又接著道：你只會聽你妹妹的歪話，難道昨兒晚上你說的那話就該的不成？當真是你發昏了。薛蟠道：媽媽也不必生氣，妹妹也不用煩惱，從今已後我再不同他們一處吃酒鬧，就如如何。寶釵笑道：這纔明白過來了。薛姨媽道：你要有個橫勁，那龍也下蛋了。薛蟠道：我若再和他們一處耽，妹妹聽見了，只管啐我，再叫我畜生不是人如何。何苦來爲我一個人娘兒兩個天天操心。媽媽爲我生氣，還猶可，恕若只管叫妹妹爲我操心，我更不是人。如今父親沒了，我不能多孝順媽媽，多疼妹妹，反叫娘母子生氣，妹妹煩惱，連個畜生不如了。口裡說着，眼睛裡禁不住也

滾下淚來。薛姨媽本不哭了，聽他一說，又吊起傷心來。寶釵勉強笑道：你鬧鼓了，這會子又招惹媽媽哭起來了。薛蟠聽說，忙收了淚，笑道：我何曾招媽媽哭來罷罷罷，丟下這個別提了。叫香菱來倒茶，妹妹吃。寶釵道：我也不吃茶，等媽媽洗了手，我們就進去了。薛蟠道：妹妹的頂圈我瞧瞧，只怕該炸一炸去了。寶釵道：黃澄澄的，又炸他做什麼。薛蟠又道：妹妹如今也該添補些衣裳了，要什麼顏色花樣，告訴我。寶釵道：連那些衣服還沒穿遍了，又做什麼。一時薛姨媽換了衣裳，拉着寶釵進去，薛蟠方出去了。這裡薛姨媽和寶釵進園來看寶玉，到了怡紅院中，只見抱厦

裡外迴廊上許多的丫頭老婆站著便知賈母等都在這裡。母女兩個進來，大家見過了，只見寶玉躺在榻上，薛姨媽問他可好些。寶玉忙欲欠身，口裡答應著好些。又說只管驚動姨媽，姐姐我當不起薛姨媽，忙扶他睡下。又問他：「想什麼？只管告訴我。」寶玉笑道：「我想起來，自然和姨媽要去的。」王夫人又問：「你想什麼吃？」回來好給你送來的。寶玉笑道：「也倒不想什麼吃，倒是那一回做的那小荷葉兒小蓮蓬兒的湯，還好些。」鳳姐一旁笑道：「聽聽口味，不算高貴，只是太磨牙了。」巴巴的想這個吃了。賈母便一疊連聲的叫做去。鳳姐兒笑道：「老祖宗別急，我想想這模子是誰收。」

著呢。因回頭吩咐個婆子，問管廚房的去要。那婆子去了半天，來回說：「管廚房的說四付湯模子都繳上來了。」鳳姐兒聽說，又想了一想，道：「我記得也交上來了，就不記得交給誰了。」多半在茶房裡，又遣人去問管茶房的，也不曾收。次後還是管金銀器的送來了。薛姨媽先接過來，瞧瞧原來是個小匣子，裡面裝著四付銀模子，都有一尺多長，一寸見方，上面鑿著有豆子大小，也有菊花的，也有梅花的，也有蓮蓬的，也有菱角的，共有三四十樣，打的十分精巧。因笑向賈母、王夫人道：「你們府上也都想絕了吃碗湯，還有這些樣子，若不說出來，我見了這個也不認得。這是做。」

什麼用的鳳姐也不等人說話便笑道姑媽那裡曉得這是去年脩膳他們想的個法兒不知弄些什麼麵印出來借點新荷葉的清香全仗著好湯究竟沒意思誰家常吃他呢那一回呈樣的做了一回他今兒怎麼想起來了說著接了過來遞與個婦人吩咐廚房裡立刻拿幾隻鷄另外添了東西做出十碗湯來王夫人道要這些做什麼鳳姐兒笑道有個原故這一宗東西家常不大做今兒寶兄弟提起來了單做給他吃老太太姑媽太太都不吃似乎不大好不如借勢兒弄些大家吃托賴著連我也嚐個新兒賈母聽了笑道猴兒把你乖的拿著官中的錢做人情

說的大家笑了鳳姐也忙笑道這不相干這個小東道我還孝敬得起便回頭吩咐婦人說給廚房裡只管好生添補著做了在我帳上領銀子婆子答應著去了寶釵一旁笑道我來了這麼幾年留神看起來二嫂子憑他怎麼巧再巧不過老太太去賈母聽說便答道我的兒我如今老了那裡還巧什麼當日我像鳳哥兒這麼大年紀比他還來的呢他如今雖說不如我們也就算好了比你姨娘強遠了你姨娘可伶見的不大說話和木頭似的在公婆跟前就不獻好兒鳳姐撇嘴怎麼怨的人疼他寶玉笑道苦這麼說不大說話的就不疼了賈母道不大說話的又有

不大說話的可疼之處嘴乖的也有一宗可嫌的到不如不說的好寶玉笑道這就是了我說大嫂子到不大說話呢老太太也是和鳳姐姐一樣看待若說單是會說話的可疼這些姐妹裡頭也只鳳姐姐和林妹妹可疼了賈母道提起姊妹們不是我當著姨太太的面奉承千真萬真從我們家裡四個女孩兒算起都不如寶丫頭薛姨媽聽說忙笑道這話是老太太說偏了王夫人忙又笑道老太太時常背地裡和我說寶丫頭好這到不是說假話寶玉勾着賈母原爲讚林黛玉不想反讚起寶釵來到也意出望外便看著寶釵一笑寶釵早扭頭去和襲人說話去

了忽有人來請吃飯賈母方立起身來命寶玉好生養著罷把丫頭們囑咐了一回方扶著鳳姐兒讓著薛姨媽大家出房去了猶問湯好了不會又問薛姨媽等想什麼吃只管告訴我我有本事叫鳳丫頭弄了出來偕們吃薛姨媽道老太太也會愜他的時常弄了東西孝敬究竟又吃不多鳳姐兒笑道姑媽你到別這樣說我們老祖宗只是嫌人肉酸若不嫌人肉酸早已把我還吃了呢一句話沒說了引的賈母衆人都哈哈的笑起來寶玉在房裡也掌不住笑襲人笑道真真的二奶奶的嘴怕死人寶玉伸手拉著襲人笑道你站了這半日可乏了一面說一面拉他

身傍坐下了。襲人笑道：「可是又忘了。趣寶姑娘在院子內，你和他說煩他們的鶯兒來，打上幾根繯子。」寶玉笑道：「虧你提起來說着，便仰頭向窗外道：『寶姐姐吃過飯，叫鶯兒來煩他打幾根繯子。』可得閑兒。」寶釵聽見回頭道：「怎麼不得閑兒？」一會叫他來就是了。賈母等尚未聽真，都止步問寶釵。寶釵說明了，賈母便說道：「好孩子，你叫他來替你兄弟打幾根，你要人使我那裡閑的了頭多着的呢？你喜歡誰只管叫來使喚。」薛姨媽寶釵等都笑道：「只管叫他來做就是了。有什麼使喚的去處？」他天天也是閑著淘氣，大家說著住前正走，忽見湘雲平兒香菱等在山石邊指鳳仙。

花呢見了他們走來，都迎上來，少頃出至園外。王夫人恐賈母乏了，便欲讓至上房內坐。賈母也覺的腿酸，便點頭依允。王夫人便命丫頭先去鋪設坐位。那時趙姨媽推病，只有周姨媽與那婆娘丫頭們，忙著打簾子立靠背鋪褥子。賈母扶着鳳姐兒進來，與薛姨媽分賓主坐了。薛寶釵史湘雲坐在下面。王夫人親捧了茶來奉與賈母。李宮裁捧與薛姨媽。賈母向王夫人道：「讓他們小妯娌伏侍你在那裡坐了，好說話兒。」王夫人方向一張小杌上坐下了，便吩咐鳳姐兒道：「老太太的飯在這裡添了東西來。」鳳姐兒答應出去，便命人去賈母那邊告訴那邊的婆娘們。

忙往外傳了丫頭們忙都趕過來王夫人便命請姑娘們去請了半天只有探春惜春兩個來了迎春身上不耐煩不吃飯林黛玉是不消說十頓飯只好吃五頓衆人也不著意了少頃飯至衆人調放了桌子鳳姐兒用手巾裹了一把牙筋站在地下笑道老祖宗和姨媽不用讓還聽我說就是了賈母笑向薛姨媽道我們就是這樣薛姨媽笑著應了於是鳳姐放下四雙筯上面兩雙是賈母薛姨媽兩邊是薛寶釵史湘雲的王夫人李宮裁等都站在地下看放著菜鳳姐先忙著要干淨傢伙來替寶玉揀菜少頃荷葉湯來賈母看過了王夫人回頭見玉釧兒在那裡使

命玉釧與寶玉送去鳳姐道他一個拿不去可巧鶯兒和同喜兒都來了寶釵知道他們已吃了飯便向鶯兒道寶二爺正叫你去打繅子你們兩個一同去罷鶯兒答應著同玉釧兒出來鶯兒道這麼遠怪熱的怎端了去玉釧笑道你放心我自有個道理說著便命一個婆子來將湯飯等類放在一個捧盒裡命他端了跟著他兩個卻空著手走一直到了怡紅院門口玉釧兒方接了過來同鶯兒進入房中襲人麝月秋紋三個人正和寶玉頑笑呢見他兩個來了都忙起來笑道你們兩個怎麼來的碰巧一齊來了一面說一面接了下來玉釧便向一張小杌上坐了鶯

兒不敢坐下襲人便忙端了個腳踏來鶯兒還不敢坐寶玉見鶯兒來了卻到十分歡喜見了玉釧兒便想起他姐姐金釧兒來又是傷心又是慚愧便把鶯兒丟下且和玉釧兒說話了襲人見把鶯兒不理恐鶯兒沒好意思的又見鶯兒不肯坐便拉鶯兒出來到外邊房裡去吃茶說話去了這裡麝月等預備了碗筋來伺候吃飯兒寶玉只是不肯吃便問玉釧兒你母親身上好玉釧兒滿臉怒色正眼也不看寶玉半日方說了一個好字寶玉便覺沒趣半日只得又陪笑問道誰叫你替我送來的玉釧兒道不過是奶奶太太們寶玉見他還是哭喪着臉便知他是爲金

釧兒的原故待要虛心下氣的哄他又見人多不好下氣的因而便尋方法將人都支出去然後又陪笑問長問短那玉釧兒先雖不欲理他只管見寶玉一些性氣也沒有憑他怎麼喪謗還是溫存和氣自己到不好意思的了臉上方有三分喜色寶玉便笑求他好姐姐你把那湯端了來我嚐嚐玉釧兒道我從不會喂人東西等他們來了再吃寶玉笑道我不是要你喂我我因爲走不動你遞給我吃了你好好早回去交代了你好吃飯的我只管耽誤了時候你豈不餓壞了你要懶怠動我少不得忍了疼下去取來說著便要下床來札掙起來禁不住噯喲之聲玉釧

兒見他這般忍耐不住起身說道躺下去罷那世裡造下了業這會子現世現報叫我那一個眼睛看得上一面說一面味的一聲又笑了端過湯來寶玉笑道好姐姐你要生氣只管在這裡生罷見了老太太太可放和氣些若還這樣你就要挨罵了玉釧兒道吃罷吃罷不用和我甜嘴蜜舌的我不信這樣話說着催寶玉喝了兩口湯寶玉故意說不好吃不好吃玉釧兒道阿彌陀佛這樣不好吃什麼好吃呢寶玉道一點味兒也沒有你不信嚐一嚐就知道了玉釧兒果真賭氣嚐了一嚐寶玉笑道這可好吃了玉釧兒聽說方解過他的意思來原是寶玉哄他吃

口便說道你既說不吃這會子說好吃也不給你吃了寶玉只管陪笑央求要吃玉釧兒又不給他一面又叫人打發吃飯了頭方進來時忽有人來回話說傅二爺家的兩個嬷嬷來請安來見二爺寶玉聽說便知是通判傅試家的嬷嬷來了那傅試原是賈政的門生原來都賴賈家的名聲得意賈政也著實看待與別個門生不同他那裡常遣人來走動寶玉素音最厭勇男蠢婦的今日卻如何又命這兩個婆子進來其中原來有個緣故只因那寶玉聞得傅試有個妹子名喚秋芳也是個閨瓊秀玉常人傳說才貌俱全雖日未親觀然遐思遙愛之心十分誠敬不

命他進來恐薄了傅秋芳因此連忙命讓進來那傅試原是暴發的因傅秋芳有幾分姿色聰明過人那傅試安心仗著妹子要與豪門貴族結親不肯輕意許人所以耽誤到如今日今傅秋芳已二十三歲尚未許人怎奈那些豪門貴族又嫌他本是窮酸根基淺薄不肯求配那傅試與賈家親密也自有一段心事今日遣來的兩個婆子偏生是極無知識的聞得寶玉要見進來只剛問了好說了沒兩句話那玉釧兒見生人來也不和寶玉厮鬧了手裡端着湯卻只顧听寶玉又只顧和婆子說話一面吃飯伸手去要湯兩個人的眼睛都看着人不想伸猛了手便將碗

撞翻將湯潑了寶玉手上玉釧兒到不會燙着嚇了一跳忙笑道這是怎麼了慌的丫頭們忙上來接碗寶玉自己燙了手到不覺的只管問玉釧兒燙了那裡了疼不疼玉釧兒和眾人都笑了玉釧兒道你自己燙了只管問我寶玉听了方覺自己燙了眾人上來連忙收什寶玉也不吃飯了洗手吃茶又和那兩個婆子說了兩句話然後兩個婆子告辭出去晴雯等送至橋邊方回那兩個婆子見沒人了行行走一行談論這一個笑道怪道有人說他們家寶玉是像貌好裡頭糊塗中看不中吃的果然竟有些戇氣他自己燙了手到問別人疼不疼這可不是戇子那一

個又笑道我前一回來聽見他家裡許多人抱怨千真萬真的有些獸氣大雨淋的水雞似的他反告訴別人下雨了快避雨去罷你說可笑不可笑時常沒人在跟前就自笑自笑的看見燕子就和燕子說話河裡看見了魚就和魚兒說話見了明星月亮他便不是長吁短嘆的就是咕咕噥噥的且一點剛性也沒有連那些毛丫頭的氣都受到了愛惜起東西來連個線頭都是好的遭塌起來那怕值千值萬的都不管了兩個人一面說一面走出園來回去不在話下且說襲人見人去了便攜了鶯兒過來問寶玉打什麼繇子寶玉笑向鶯兒道纔只顧說話就忘了你

煩你來不爲別的也替我打幾根繇子鶯兒道裝什麼的繇子寶玉見問便笑道不管裝什麼的你都每樣打幾個罷鶯兒拍手笑道這還了得要這樣十年也打不完了寶玉笑道好姐姐你閉著也沒事都替我打了罷襲人笑道那裡一時都打得完如今先揀要緊的打兩個罷鶯兒道什麼要緊不過是扇子香墜兒汗巾子寶玉道汗巾子就好鶯兒道汗巾子是什麼顏色寶玉道大紅的鶯兒道大紅的須是黑繇子纔好看或是石青的纔壓得住顏色寶玉道松花色配什麼鶯兒道松花色配桃紅寶玉道這纔姣艷再要雅淡之中帶些姣艷鶯兒道蔥綠柳黃我是最

紅樓夢
愛的寶玉道也罷了也打一條桃紅再打一條葱綠鶯兒道什麼花樣呢寶玉道也有幾樣花樣鶯兒道一炷香朝天登象眼塊方勝連環梅花柳葉寶玉道前兒你替三姑娘打的那花樣是什麼鶯兒道是攢心梅花寶玉道就是那樣好一面說一面襲人剛拿了線來窗外婆子說姑娘們的飯都有了寶玉道你們吃飯去快吃了來罷襲人笑道有客在這裡我們怎好去的鶯兒一面理線一面笑道這話又打那裡說起正經快吃了飯來襲人等聽說方去了只留下兩個小丫頭呼喚寶玉一面看鶯兒打絡子一面說開話因問他十幾歲了鶯兒手裡打著一面答話十

六歲了寶玉道你本姓什麼鶯兒道姓黃寶玉笑道這個名字到對了果然是個黃鶯兒鶯兒笑道我的名字本來是兩個字叫個金鶯姑娘嫌拗口就單叫鶯兒如今就叫開了寶玉道寶姐姐也弄疼你了到明日寶姐姐出嫁少不得是你跟去了鶯兒抿嘴一笑寶玉笑道我常常和襲人說明兒不知那一個有福的消受你們主兒兩個呢鶯兒笑道你道不知我們姑娘有幾樣世上人都沒有的好處呢模樣兒還在其次寶玉見鶯兒姣腔婉轉語笑如痴早不勝其情了那堪更提起寶釵來便問道他好處在那裡好姐姐告訴我聽鶯兒道我告訴你你可不許又告訴

他去寶玉笑道這個自然的正說著只聽見外頭說道怎麼這樣靜悄悄的二人回頭看時不是別人正是寶釵來了寶玉忙讓坐寶釵坐了因問鶯兒打什麼呢一面問一面向他手裡去瞧纔打了半截寶釵笑道這有什麼趣兒到不如打個絡子把玉絡上呢一句話提醒了寶玉便拍手笑道是姐姐說得是我就忘了只是配什麼顏色纔好寶釵道若用雜色斷然使不得用大紅又犯了色黃的又不起眼黑的又太暗等我想個法兒把那金線拿來配著黑珠兒線一根一根的拈上打成絡子這纔好看寶玉聽說喜之不盡一疊連聲就叫襲人來取金線正值襲人

端了兩碗菜走進來告訴寶玉道今兒奇怪剛纔太太打發人替我送了兩碗菜來寶玉笑道必定是今兒菜多送給你們大家吃的襲人道不是指名給我來還不叫我過去磕頭這可是奇了寶釵笑道給你的你就吃去這有什麼猜疑的襲人道從來沒有的事倒叫我不好意思的寶釵抿嘴一笑說道這就不好意思了明兒還有比這個更叫你不好意思的呢襲人聽了話內有因素知寶釵不是輕嘴薄舌奚落人的自己想起上日王夫人的意思來便再不提將菜與寶玉看了說洗了手來拿線說畢一直出去了吃過飯洗了手進來拿金線與鶯兒打絡子此時寶

釵早被薛蟠遣人來請出去了，這裡寶玉正看著打絡子，忽見邢夫人那邊遣了兩個丫頭送了兩樣菓子來與他吃，問他可走得了。若走得動，叫哥兒明兒過去散散心。太太著實記掛着呢。寶玉忙道：「若走得了，必定過來請太太的安去疼的比先好些。」請太太放心罷。一面叫他兩個坐下，一面又叫秋紋來把纔那菓子拿一半送與林姑娘去。秋紋答應了，剛欲去時，只聽黛玉在院內說話。寶玉忙叫快請，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評曰

寶釵因晚間受薛蟠委曲，又記掛母兄，所以早起。

玉起得更早，是專想寶玉，又不好進院，獨立花陰之下，其千思萬想，一夜無眠，如畫紙上。

鶯哥念詩，獨念「哭花二句」，可見黛玉無日不哭，無日不念「哭花詩」。又先引「西廂二句」，以襯「哭花詩」文章。既前後映照，而黛玉之癡情亦描寫透澈。

自寶釵來至家中，句至薛蟠方出去，句止一段文字，是補寫寶釵早起回家後情事，以了結昨晚薛蟠胡鬧一節。

蓮葉羹、梅花絡，引出三十七回海棠社菊花題。

寶玉想讚黛玉，賈母偏讚寶釵，更見賈母久已屬意。

寶釵

玉釧金鶯亦是關照金玉良緣

夾寫傅秋芳一段形容寶玉癡獸

鶯兒正要說寶釵好處却被寶釵走來冲斷藏蓄大有意味

鶯兒正打梅花絡寶釵忽叫打玉絡又用金線配搭金與玉已相貼不離

黛玉線穗已經剪斷寶釵線絡從此結成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繡鴛鴦夢兆絳芸軒

識分定情悟梨香院

話說賈母自王夫人處回來見寶玉一日好一日心中自是歡喜因怕將來賈政又叫他遂命人將賈政的親隨小廝頭兒喚來吩咐他已後倘有會人待客諸樣的事你老爺要叫寶玉你不用上來傳話就回他說我說一則打重了要著實將養幾個月纔走得二則他的星宿不利祭了星不見外人過了八月纔許出二門那小廝頭兒聽了領命而去賈母又命李嬖嬖襲人等來將此話說與寶玉使

紅樓夢
他放心那寶玉素日本就懶與士大夫諸男人接談又最厭峩冠禮服賀弔往還等事今日得了這句話越發得了意不但將親戚朋友一槩杜絕了而且連家庭中晨昏定省一發都隨他的便了日日只在園中遊玩坐臥不過每日一清早到賈母王夫人處走走就回來了却每日甘心爲諸丫頭充役竟也得十分消閒日月或如寶釵輩有時見機勸導反生起氣來只說好好的一个清淨潔白女子也學的釣名沽譽人了國賊祿鬼之流這總是前人無故生事立意造言原爲引導後世的鬚眉濁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瓊閣綉閣中亦染此風真真有負天地鍾靈毓秀

之德衆人見他如此瘋顛也都不向他說正經話了獨有林黛玉自幼不會勸他去立身揚名所以深敬黛玉閒言少述如今且說王鳳姐自見金釧兒死後忽見幾家僕人常來孝敬他些東西又不時的來請安奉承自己倒生了疑惑不知何意這日又見人來孝敬他東西因晚間無人時笑問平兒平兒冷笑道奶奶連這個都想不到來了我猜他們的女兒都必是太太房裡的丫頭如今太太房裡有四個大的一個月一兩銀子的分例下剩的都是一個月只幾百錢如今金釧兒死了必定他門要弄這一兩銀子的巧宗兒呢鳳姐聽了笑道是了是了倒是你提醒了

我看來這起人也大不知足錢也賺殼了苦事情又攤不着弄個丫頭搪塞身子就罷了又要想這個也罷了他們幾家的錢也不能容易花到我跟前這是他們自尋的送什麼來我就收什麼橫豎我有主意鳳姐兒安下這個心所以只管耽延着等那些人把東西送足了然後乘空方回王夫人這日午間薛姨媽母女兩個與林黛玉等正在王夫人房裡大家吃西瓜鳳姐兒得便回王夫人道自從玉釧兒的姐姐死了太太跟前少着一個人了太太或看准了那個丫頭就吩咐了下月好發放月錢王夫人聽了想了一想道依我說什麼是例必定四個五個的殼使就

罷了竟可以免了罷鳳姐笑道論理太太說的也是只是原是舊例別人屋裡還有兩個哩太太到不按例了況且省下一兩銀子也有限的王夫人聽了又想一想道也罷這個分例只管關了來不用補人就這這一兩銀子給他妹妹玉釧兒罷他姐姐伏侍了我一場沒個好結果剩下他妹妹跟着我吃個雙分子也不爲過鳳姐答應着回頭望着玉釧兒笑道大喜大喜玉釧兒過來磕了頭王夫人又問道正要問你如今趙姨娘周姨娘的月例多少鳳姐道那是定例每人二兩趙姨娘有環兄弟的二兩共是四兩另外四串錢王夫人道月月可都按數給他們鳳姐兒

問得奇忙道怎麼不按數給王夫人道前兒恍惚聽見有人抱怨說短了一串錢是什麼緣故鳳姐忙笑道姨娘們的了頭月例原是人各一吊錢從舊年他們外頭商議的姨娘們每位了頭分例減半人各五百錢每位兩個了頭所以短了一吊錢這也抱怨不着我我到樂得給呢他們外頭又扣着我難道添上不成這個事我不過是接手兒怎麼來怎麼去由不得我做主我到說了兩三回仍舊添上這兩分的爲是他們說只有這個數叫我難再說了如今我手裡每月連日子都不錯給他們呢先時在外頭開那個月不打饑荒何曾順順溜溜的得過一遭見王夫人

聽說就停了半晌又問老太太屋裡幾個一兩的鳳姐道八個如今只有七個那一個是襲人王夫人道這就是了你寶兄弟也並沒有一兩的了頭襲人還算老太太房裡的人鳳姐笑道襲人還是老太太的人不過給了寶兄弟使他這一兩銀子還在老太太的了頭分例上領如今說因爲襲人是寶玉的人裁了這一兩銀子斷乎使不得若說再添一個人給老太太這個還可以裁他的若不裁他的須得環兄弟屋裡也添上一個纔公道均勻了就是晴雯麝月等七個大了頭每月人各月錢一吊佳蕙等八個小了頭們每月人各月錢五百還是老太太的話別人如

何惱得氣得呢。薛姨媽笑道：「只聽鳳丫頭的嘴，到像倒了核桃車子似的。」只聽他的帳也清楚，理也公道。鳳姐笑道：「姑媽難道我說錯了不成？」薛姨媽笑道：「說的何嘗錯？只是你慢些說，豈不省力？」鳳姐纔要笑，忙又忍住了。聽王夫人示下，王夫人想了半日，向鳳姐道：「明兒挑一個丫頭送去。老太太使喚補襲人，把襲人的一分裁了，把我每月的月例二十兩銀子裡拿出二兩銀子一吊錢來給襲人去。已後凡事有趙姨娘、周姨娘的，也有襲人的，只是襲人的這一分都從我的分例上勻出來，不必動官中的。就是了。」鳳姐一一的答應了，笑推薛姨媽道：「姑媽聽見了，我素日說

的話如何？今兒果然應了我的話。」薛姨媽道：「早就該如此模樣兒，自然不用說的。他的那一種行事大方，說話見人和氣，裡頭帶着剛硬，要強這個實在難得。」王夫人含淚說道：「你們那裡知道襲人那孩子的好處，比我的寶玉強十倍。」寶玉果然是有造化的，能彀得他長長遠遠的伏侍一輩子，也就罷了。鳳姐道：「既這麼樣，就開了臉，明放在屋裡豈不好？」王夫人道：「這不好。一則年輕，二則老爺也不許。三則那寶玉見襲人是他丫頭，總有放縱的事，倒能聽他的勸。如今做了跟前人，那襲人該勸的也不敢十分勸了。如今且渾着等，再過兩三年再說。」說畢，鳳姐見無話，便轉

身出來剛至廊簷下只見有幾個執事的媳婦子正等他
回事呢見他出來都笑道奶奶今兒回什麼事說了這半
天可不要熱着鳳姐把袖子挽了幾挽蹣跚着那角門的門
檻子笑道這裡過堂風倒涼快吹一吹再走又告訴衆人
道你們說我回了這半日的話太太把二百年的事都想
起來問我難道我不說罷又冷笑道我從今以後倒要幹
幾件刻薄事了抱怨給太太聽我也不怕糊塗油蒙了心
爛了舌頭不得好死的下作東西們別做娘的春夢了明
兒一裏腦子扣的日子還有呢如今裁了丫頭的錢就抱
怨了僭們也不想一想自己也配使三個丫頭一面罵一

面方走了自去挑人回賈母話去不在話下却說薛姨媽
等這裡吃畢西瓜又說一回閒話各自方散去寶釵與黛
玉等回至園中寶釵因約黛玉往藕香榭去黛玉因說立
刻要洗澡便各自散了寶釵獨自行來順路進了怡紅院
意欲尋寶玉去談講以解午倦不想一入院中鴉雀無聞
一並連兩隻仙鶴在芭蕉下都睡着了寶釵便順着游廊
來至房中只見外間床上橫三豎四都是丫頭們睡覺轉
過十錦榻子來至寶玉的房內寶玉在床上睡着了襲人
坐在身傍手裡做針線傍邊放着一柄白犀塵寶釵走近
前去悄悄的笑道你也過於小心了這個屋裡還有蒼蠅

蚊子還拏蠅刷子趕什麼襲人不防猛抬頭見是寶釵忙放針線起身悄悄笑道姑娘來了我倒不防唬了一跳姑娘不知道雖然沒有蒼蠅蚊子誰知有一種小虫子從這紗眼裡鑽進來人也看不見只睡着了咬一口就像螞蟻叮的寶釵道怨不得這屋子後頭又近水又都是香花兒這屋子裡頭又香這種虫子都是花心裡長的聞香就撲說着的一面就瞧他手裡的針線原來是個白綾紅裡的兜肚上面扎着鴛鴦戲蓮的花樣紅蓮綠葉五色鴛鴦寶釵道愛啣好鮮亮活計這是誰的也值的費這麼大工夫襲人向床上掀嘴兒寶釵笑道這麼大了還帶這個襲人笑

道他原是不帶所以特特做的好了叫他看見由不得不帶如今天熱睡覺都不留神哄他帶上了便是夜裡總益不嚴些兒也就罷了你說這一個就用了工夫還沒看見他身上帶的那一個呢寶釵笑道也虧你奈煩襲人道今兒做的工夫大了脖子低的怪酸的又笑道好姑娘你略坐一坐我出去走走就來說着就走了寶釵只顧看着活計便不留心一蹲身剛剛的也坐在襲人方纔坐的那個所在因又見那個活計實在可愛不由的拿起針來就替他作不想林黛玉因遇見史湘雲約他來與襲人道喜二人來至院中見靜悄悄的湘雲便轉身先到廂房裡去找

襲人林黛玉却來至窗外，隔着窗紗往裡一看，只見寶玉穿着銀紅紗衫子，隨便睡着在床上。寶釵坐在身傍做針線，傍邊放着蠅刷子。林黛玉見了這個景兒，連忙把身子一藏，手握嘴不敢笑出來，招手見叫湘雲。湘雲一見他這般光景，只當有什麼新聞，忙也來一看，也要笑時，忽然想起寶釵素日待他厚道，便忙掩住口，知道黛玉口裡不讓人怕，他取笑便忙拉過他來道：「走罷，我想起襲人來，他說午間要到池子裡去洗衣裳，想必去了，俗們那裡找他？」去黛玉心下明白，冷笑了兩聲，只得隨他走了。這裡寶釵只剛做了兩三個花瓣，忽見寶玉在夢中喊罵說：「和尚道

上的話如何信得？什麼是金玉姻緣？我偏說是木石姻緣。」薛寶釵聽了這話，不覺怔了，忽見襲人走進來，笑道：「還沒醒呢。」寶釵搖頭，襲人又笑道：「我纔碰見林姑娘史大姑娘，他們可有進來？」寶釵道：「沒見他們進來。」因向襲人笑道：「他們沒告訴你什麼？」襲人紅了臉，笑道：「總不過是他們那些頑話有什麼正經說的？」寶釵笑道：「今兒他們說的，可不是頑話？我正要去告訴你呢，你又忙忙的出去了。」一句話未完，只見鳳姐打發人來叫襲人，寶釵笑道：「就是爲那話了。」襲人只得喚起兩個丫頭來，一同寶釵出怡紅院，自往鳳姐這裡來。果然是告訴他這話，又教他與王夫人磕頭，且

不必去見賈母到把襲人不好意思的見過王夫人急忙
回來寶玉已醒了問起原故襲人且含糊答應至夜間人
靜襲人方告訴了寶玉喜不自禁又向他笑道我可看你
回家去不去了那一回往家裡走了一輪回來就說你哥
哥要贖你又說在這裡沒着落終久算什麼說那些無情
無義的生分話唬我從今以後我可看誰來敢叫你去襲
人聽了便冷笑道你到別這麼說從此以來我是太太的
人了我要走連你也不必告訴只回了太太便走寶玉笑
道便就算我不好你回了太太竟去了教別人聽見說我
不好你去了你也沒意思襲人笑道有什麼沒意思難道

強盜賊我也跟着罷再不然還有一個死呢人活一百歲
橫豎要死這一口氣不在聽不見看不見就罷了寶玉聽
見這話便忙握他的嘴說道罷罷罷不用你說這些話了
襲人深知寶玉性情古怪聽見奉承吉利話又厭虛而不
實聽了只些盡情實話又生悲感便悔自己冒撞了連忙
笑着用話截開只揀那寶玉素日喜歡的春風秋月再那
談及粉淡脂紅然後談到女兒如何好不覺又談到女兒
死襲人忙掩住口寶玉聽至濃快處見他不說了便笑道
人誰不死只要死的好那些個鬚眉濁物只知道文死諫
武死戰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節究竟何如不死的好

必定有昏君他方諫他只顧他邀名猛拚一死將來置君於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戰猛拚一死他只顧圖汗馬之名將來棄國於何地所以這皆非正死襲人道忠臣良將皆出於不得已他纔死寶玉道那武將不過仗血氣之勇疎謀少略他自己無能送了性命這難道也是不得已那文官更不比武官了他念兩句書記在心裡若朝廷少有瑕疵他就胡彈亂諫只顧他邀忠烈之名濁氣一湧卽時拚死這難道也是不得已還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于天他非聖人那天也斷斷不把這萬幾重任與他了可知他那些死的都是沽名並不知大義比如我此時若果有造

化該死於時的如今趁你們在我就死了再能設你哭我的眼淚流成大河把我的屍首漂起來送到那鴉雀不到的幽僻之處隨風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爲人就是我死的得時了襲人忽見說出這些瘋話來忙說困了不理他那寶玉方合眼睡着次日也就丟開了一日寶玉因各處游的煩膩便想起牡丹亭曲子來自己看了兩遍猶不悞懷因聞得梨香院的十二個女孩兒中有小旦齡官最是唱的好因着意出角門來找時只見寶官玉官都在院內見寶玉來了都笑讓坐寶玉因問齡官在那裡都告訴他說在他房裡呢寶玉忙至他房內只見齡官獨自倒在枕

上見他進來文風不動寶玉身傍坐下又素昔與別的女
孩子頑慣了的只當齡官也同別人一樣因進前來陪笑
央他起來唱裊晴絲一套不想齡官見他坐下忙抬身起
來躲避正色說道嗓子啞了前兒娘娘傳進我們去我
還沒有唱呢寶玉見他坐正了再一細看原來就是那日
薔薇花下畫薔字的那一個又見如此景况從來未經過這
番被人棄厭自己便訕訕的紅了臉只得出來了寶官等
不解何故因問其所以寶玉便說了出來寶官便說道只
略等一等薔二爺來了叫他唱是必唱的寶玉聽了心
下納悶因問薔哥兒那裡去了寶官道遷出去了就一定就

是齡官要什麼他去變弄去了寶玉聽了以為奇特少站
片時果見賈薔從外頭來了手裡提着個雀兒籠子上面
扎着小戲臺並一個雀兒興興頭頭往裡來找齡官見了
寶玉只得站住寶玉問他是個什麼雀兒會啣旗串戲賈
薔笑道是個玉頂金頭寶玉道多少錢買的賈薔道一兩
八錢銀子一面說一面讓寶玉坐自己往齡官房裡來寶
玉此刻把聽曲子的心都沒了且要看他和齡官是怎麼
樣只見賈薔進去笑道你來瞧這個頑意見齡官起身問
是什麼賈薔道買了雀兒你頑省得天天悶的無個開心
的我先頑個你看說着便拿些穀子哄的那個雀兒果然

在那戲臺上亂串，啣鬼臉旗幟。眾女孩子道：「有趣，獨齡官冷笑了兩聲，賭氣仍睡着去了。」賈薈還只管陪笑問他：「好不好？」齡官道：「你們家把好好的人弄了來，關在這牢坑裡，學這個牢什子，還不算你這會子又弄個雀兒來，也偏生幹這個你，分明弄了他來打趣。形容我們，還問我好不好？」賈薈聽了，不覺忙起來，連忙賭神發誓，又道：「今兒我那裡，的脂油蒙了心，費一二兩銀子，買他來，原說解悶，就沒有想到這上頭罷罷，放了生，免你的災病，說着果然將那雀兒放了一頓，把將籠子拆了。」齡官還說：「那雀兒雖不如人，他也有個老雀兒，在窩裡你拿了他來，弄這個勞什子也。」

忍得今兒我咳嗽出兩口血來，太太打發人來找我，叫你請大夫來細問問你，且弄這個來取笑兒，偏是我這没人管的，没人理的，又偏病賈薈聽說，連忙說道：「昨兒晚上我問了大夫，他說不相干，吃兩劑藥後，兒再瞧，誰知今兒又吐了，這會子就請他去說着，便要請去。」齡官又叫站住，這會子大毒日頭地下，你賭氣了去，請了來，我也不瞧。賈薈聽如此說，只得又站住。寶玉見了這般景况，不覺痴了，這纔領會過畫蔷深意，自己站不住，便抽身走了。賈薈一心都在齡官身上，也不顧送人，倒是別的女孩子送了出來。那寶玉一心裁奪盤筭，痴痴的回至怡紅院中，正值林黛

玉和襲人坐着說話見呢寶玉一進來就和襲人長嘆說道我昨兒晚上的話竟說錯了怪道老爺說我是管窺蠡測昨夜說你們的眼淚單葬我這就錯了，我竟不能全得了從此後只是各人得各人的眼淚罷了，襲人只道昨夜不過是些頑話已經忘了，不想寶玉又提起來便笑道你可真真有些瘋了，寶玉默默不對自此深悟人生情緣各有分定只是每每暗傷不知將來葬我洒淚者爲誰且說林黛玉當下見了寶玉如此形像便知是又從那裡着了魔來也不便多問因說道我纔在舅母跟前聽見說明兒是薛姨媽的生日叫我順便來問你出去不出去，你打發

人前頭說一聲去寶玉道：「上回連大老爺的生日我也沒去，這會子我又去，倘或碰見了人呢？」一槩都不去，這麼怪熱的又穿衣裳，我不去，姨媽也未必惱襲人，忙道：「這是什麼話？他比不得大老爺，這裡又住的近，又是親戚，你不去豈不叫他思量你怕熱？只清早起來到那裡磕個頭，吃鍾茶再來，豈不好看？」寶玉尚未說話，黛玉便先笑道：「你看人家趕蚊子的分上也該去走走。」寶玉不解，忙問：「怎麼趕蚊子？」襲人便將昨日睡覺無人作伴，寶姑娘坐了一坐的話說了出來，寶玉聽了忙說：「不該我怎麼睡着了？就褻瀆了他一面，又說明日必去。」正說着，忽見史湘雲穿得齊

未愈

齊整整走來辭說家裡打發人來接他寶玉黛玉聽說忙站起來讓坐史湘雲也不坐寶黛兩個只得送他至前面那史湘雲只是眼淚汪汪的見有他家人在跟前又不敢十分委屈少時寶釵趕着寶黛繼續難捨還是寶釵心內明白他家人若回去告訴了他嬌娘待他家去又恐怕受氣因此倒催他走了衆人送至二門前寶玉還要往外送他倒是史湘雲攔住了一時回身又叫寶玉到跟前悄悄的囑咐道便是老太太想不起我來你時常提着好等老太太打發人接我去寶玉連連答應了眼看着他上車去了大家方纔進來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評曰

賈母若不吩咐小使過了八月方許寶玉出二門則此四五月中寶玉在園中諸事無從細敘此文章開

展法

寶釵輩時常見機勸導惟黛玉自幼不勸寶玉立身揚名作者只用閒筆一寫以省絮煩而黛玉之一味情癡不知正道已顯然可見

借衆人想要金釧月錢引出王夫人厚待襲人與周趙二姨一樣接筭自然

鳳姐說環兄弟該添一個丫頭是反挑筆

寶釵刺綉尚可蠅刷實在可疑不但黛玉疑湘雲亦不免于疑

借寶玉夢中說出木石姻緣直伏後來出走情事

寶釵告訴襲人的話是在同出怡紅院一面走一面說的書中藏而不露妙極

寶玉議論忠臣良將皆非正死又說到自己卽死于此時一派歎話總因通靈爲情欲蒙蔽之故

寶玉要得衆人眼淚漂化屍身又因齡官鍾情賈薈說不能全得衆人眼淚是總結三十三回寶玉受責後衆多眼淚

寶玉悟人生情緣各有定分其悟雖是其迷愈甚

齡官一層固是宣明三十回中畫字之意實是爲黛玉陪襯雀兒串戲是鸚哥念詩陪襯

湘雲忽然回去引起不入海棠社臨行情囑寶玉引起同擬菊花題兩番詩會便不合掌

